

第六期

濟



西南邊疆

論文

84

再論夷漢同源

張延休

西康丹巴調查

莊學本

雲南三大名花

秦仁昌

芒市擺夷的漢化程度

趙晚屏

諸葛亮與雲南西部邊民

江應樑

海南島苗人的來源

王興瑞

行記

自騰衝去緬甸

李生莊

書報介紹

袁 著

再論夷漢同源

張廷休

夷漢同源一文本寄西南月刊，嗣他處索稿，亦以此塞責，刻補充一部分材料以寄老友。

近來很多人研究西南的苗夷問題，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但有不免陷於根本錯誤之處，就是將苗夷認為是漢族以外的民族。本文的目的，就是糾正這一個錯誤，並且說明夷漢是一家，根本是同源的民族。

現在我們首應說明的，漢族的漢，祇是一個朝代的稱號，不是一個種族的名稱。現在中華民族自稱為漢族，其原因完全是政治的和習慣的。研究中國歷史的都知道漢朝以前的商、殷、周、秦和漢朝以後的唐、宋，當初皆是地方封國的名字，到了這些封國統一了中國，就變成了朝代的稱號，再進一步就以這些稱號做中華民族的代名詞。因為漢朝統治的區域較廣，經歷的時間較長，漢土漢人的稱謂一直沿用不廢，中世紀的法顯，玄奘等高僧紀行書中，皆稱中國為漢土，我們現在亦自稱為漢族。這樣說來漢族就是中華民族的代名詞，構成這個民族的分子，從歷史上追溯起來，真是複雜到了極點。今此謂苗夷等人，自然是構成整個漢民族的極重要的分子，他們與漢族的關係最為密切，溯其源流可說是同一的民族。現在我們可以根據語言、傳說、歷史、體質各方面的事實來證明此說。

一、夷漢語言的同源

今日散處於西南各省的夷民，名目雖繁多，然根據他們的語言可分為三大語羣：一、藏緬語羣；二、苗僑語羣；三、瑯人語羣。這三種的語羣和漢語一樣有兩

種特徵：一是「單音節語」；二是大都有「聲調」。故英人戴維斯 (Davies) 把漢語、藏緬語、猛吉蔑語 (包括苗係)、禪人語歸為一類，給他一個總名為中國語系 (Sinitic language) 他並詳論中國語系中各羣的關係和遞變 (見 Davies, Yunⁿ an, 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the Yangtze,)。現在限於篇幅，不能詳細敘述，僅錄戴氏所舉「六」字為例，來說夷漢語言是出於同源的。

K'rauk, 「六」(緬文)

Ghlok, 「六」(貴州仲家)

K'o(摩尼西番)	Ruk(緬甸喀卡欽)	Ch'auk(緬甸語)	Ch'ro(普魯米西番)
K'u(羅羅)	Lok(緬甸西因欽)		D'rug(藏文讀音)
Hu(羅羅另一方言)	Lok(東京擺夷)	Sot或Sou(緬甸卡倫)	Dro(古宗)
Hok(擺夷)	Liu 或 Lu(漢語)		T ^u k(藏語)

觀上表所列漢語「六」字與西南苗夷及印度支那各族語言的關係我們不能否認漢族與苗夷不是同源的民族。

又在一九三七年商務印書館所出的英文中國年鑑有李芳桂氏的 Language and Dialects 一文，亦以漢語與夷語歸入同一系統而名之曰印度支那語系。謂本系包括中國本部，西藏、新疆、遠及安南、暹羅、緬甸等處。最著的特點是「單音節語」。除一部分的藏語，其餘都有「聲調」。本系又可分為五個語羣；

(一) 漢語羣——聲調有四種到七種。有些地方有一P, —t, —K, 等收尾。分佈於中國全部，文字統一。

(二) 禪語羣——有平上去入四聲，每聲又因清濁關係，各分為二，成八聲。有一P, —t, —K, 等收尾。韻母元音有長短的分別。有些地方如廣西的武鳴，隆安等處還有複輔音如 Pl, Kl 等存留。形容詞置名詞之後。指數詞單數在後，複數在前。分佈於廣西、貴州、雲南及海南島等處。只有幾處有文字。

(三) 藏緬語羣——調數很少。有前置詞。句法：主詞、賓詞都在動詞之前。分佈區域為西藏、四川、雲南等處。多數有文字。

(四) 苗係語羣——不分聲調。句法和禪語相似。文字多採用漢文。

(五) 奧亞語羣——單音節，沒有聲調。有前置詞。有hl, kr, hm, hn 等複輔音。分佈雲南西邊。沒有文字。

李氏的印度支那語系，就是戴氏的中國語系 (Sinitic Language)，二者不同之點，李氏僅把戴氏的猛吉箴語羣又分為苗係與奧亞二羣，實則李氏把猛吉箴語羣分改為二，亦無充分的材料證明其說而能使人信服。反不如戴氏的把苗係歸入猛吉箴語羣，可令人驚奇他的新發現。

無論戴李二氏的分類如何，他們都是承認漢語與西南的夷語及在越南暹羅緬甸各族語言是屬於同系的。或可換句話說是同源的。戴氏是英國一軍官，因為探勘滇緬鐵路的路線，在中國西南旅行數年，在旅途中以餘暇的時間隨便記錄苗夷的語言；歸後作一個簡畧的研究已有如此驚人的成績。現在如能有許多語言學專家去徹底研究苗夷的語言，則將來一定能得更多的新發現，可以證明夷漢的語言是同源的。

二、神話與傳說的同源

中國史書所記載的與夷民至今口傳的神話與傳說中，很多的說夷漢是同一祖先傳下來的。茲畧舉數例如下：

(一) 後漢書南蠻傳載，高辛氏以女妻槃瓠，子孫滋蔓，是為後世南方蠻夷之祖。高辛氏即五帝中之帝嚳，為黃帝之後。關於槃瓠有些人說就是漢族，後世盛傳的盤古氏。

(二) 貴州的苗人，在他們的傳說中至今尚保存着洪水故事。他們口頭相傳洪水初退，世上祇剩有兄妹二人，兄名叫做Bu-i, 妹叫Ku-eh。後來兄妹二人不得已結了婚，生下子女，又互為婚姻，蕃殖人類。他們二人成了人類的始祖。按英人Clark的研究Bu-i就是中國古代伏羲，Ku-eh就是女媧。亦都是漢族的祖先。(見Clark Among the Tribes in South-West China)。

(三) 有一位四川夷族(即大涼山羅羅族)的朋友告訴我在夷族的洪水的故事裏亦有苗夷漢同源的傳說。其大意謂：當洪水氾濫的時候，整個世界盡成了滔天的澤國，世界上的人類全都淹死，祇剩了一個人名叫覺程子第三。因為他為人

好善，在洪水之前，受神仙指點，教他做好一隻木箱，放在高山頂上，躲在箱裏，所以沒有被水淹死。後來他娶了天上的何阿天公主三個女兒做妻子。生了三個兒子，但是這三個兒子生下來都是啞巴。覺穆子第三就去請教何阿天公主。他教覺穆子砍取三根竹子放在火上去燒，竹之爆裂聲，啞巴兒子就會說話了。覺穆子聽了他的就去照做。先燒一根竹子爆了，一個孩子隨着開口會說半漢半夷的話，這便是苗族的祖先；再燒一根竹子，一個孩子忽叫「阿媽」一聲這便是夷人的始祖；又燒一根竹子，一個孩子高叫「阿呀」一聲，這便是漢人的始祖。這種傳說在今日夷族是很普遍的，且他們深信夷漢是同源的。漢人常因夷族文化稍為低落，不肯承認此說或諱而不言，又有許多外國旅行者，憑走馬看花所得材料或別具用心的外國教士，故意宣傳夷漢不是一家以逞其挑撥離間的陰謀。還有一部份的中國人，看了外國人的書，奉為金科玉律，亦喊着夷漢不是一家，這種人真是可恨又可憐。

(四) 在雲南的西南極邊。有一種夷民叫做卡瓦。他們的文化在西南夷族中可說是最為落後。至今尚保存着砍人頭祭穀神的風俗，有幾處的卡瓦男女常常裸體，僅以一塊布以蔽下體。這種夷人可說與漢人接觸很少，然在他們的故事中，亦保存着卡瓦漢人是同源的傳說。在卡瓦的「人類起源」的故事中，開始一段說：有一個大葫蘆裂開，跑出來六十個人，每個人成爲一個氏族的祖先。其中有五個氏族是卡倫（在今緬甸）；兩個是Paung（或是傣族）；五個是擺夷；六個是漢人；十個是傣（「子或稱民家）；有兩個氏族是非漢非傣（即擺夷）的一種人；卡瓦最多有十三個氏族，其餘的現在就才清楚了。（見Scott gazetteer of Upper Burma and the Shan States, Part II, Vol. II, P. 171,）

(五) 楊慎所輯的南詔野史中，有一段關於夷漢同源的重要記載云：自古記：西天天竺，摩竭國阿育王驪首低娶貝蒙虧爲妻，生低蒙首。首生九子：長子蒙首州羅十六國之祖，次子蒙首廉吐蕃之祖，三子蒙首諾漢人之祖，四子蒙首劍東蠻之祖，五子蒙首篤生十二子，七聖五賢，蒙氏之祖，六子蒙首託獅子國之祖；七子蒙首林，交趾國之祖；八子蒙首頰，白子國仁果之祖；九子蒙首闕，白夷

之祖。在這傳說之中，關於「西天天竺摩竭國阿育王」的一段，據法人希伯和說：爲佛教輸入印度支那及中國後，外來傳說融入原來的傳說的。剔除前者則此爲夷漢同源最重要的傳說。其範圍的廣大，幾包括上述的印度支那語系各族的人民在內。語言與傳說的範圍適合，這不能視爲偶然的湊巧，只能說是夷漢同源的又一證據。

上述的例子甚多，因手頭無多書，祇能僞就記憶所及畧舉數例而已。至於說神話與傳說的材料不可靠，不能視爲信史。然我們須知中國歷史祇有四千年，自北京人時代到現在已有百萬年之久，在長時間的史前時代我們所知極少，現在視作爲神話與傳說的史料或是史前的信史，亦未可知。

三、夷漢在體質上的相同

作者不是研究人類學的，對此無專門學識，關於夷漢的體質問題，祇能憑個人的觀察及借他人的研究結果來說一說。我是貴州人與苗夷接觸的機會很多。今日苗夷的男子大都是穿漢服能說漢話，他們與漢人雜處，在體質上殊不易辨別是夷是漢，除非他們自己說夷語的時候，我們才能知道他們是夷人。苗夷的婦女，因爲她們現在還穿着夷服，所以容易認識；如她們改了漢裝，也就不易區別，在前清的時候，漢人的婦女多纏足，故夷婦雖改漢裝還可識別，因此有一部份的夷婦，既改漢裝又纏足，簡直是無從分別，你若去問她們是夷是漢，她們一定回答你說：「我們是漢教，不是夷教，我們的老祖宗是江西搬來的。」故由我個人的經驗來說從普通觀察夷漢的體質實在是相同的。

日人鳥居龍藏在前清末年曾至中國西南各省調查苗族，他曾研究苗人與仲家的體質。他的結論是說：苗族之體質，頭髮，爲黑色直毛，不見他種鬚髮，皮膚呈黃色畧帶赤。眼似蒙古人，虹彩爲暗黑色。面圓或稍現方形，顴骨凸起，且下顎張開。鼻樑稍凹，鼻頭畧圓，鼻低之輪廓稍傾斜，與漢族之鼻相似。又苗族的頭形指數爲81.5。身長爲150公分，屬於中短身材之列。依據上述諸性質判斷之，苗族屬於蒙古種殆無疑義。且具有南亞細亞蒙古人種之特徵，即其皮膚黃色帶赤及其面部均足證明之。故苗族比較類似於安南附近之民族次，則類似於暹羅種

甸等民族。可歸類入印度支那族的系統。（見烏居龍藏苗族調查報告）烏居氏研究苗族體質的結果，對於我們上面所述語言的神話的結論即所謂印度支那語系的人民都是同源的，又可多一證據。

在最近中山大學民族學教授楊成志先生曾對我說，苗夷黎僮等人，依他研究多年的結果，也未曾發見甚麼和漢人不同的特點，若有差異，只是政治的或教育的而不是種族的。

四，夷漢的混合

夷漢當初是一個同一的民族，住在同一的區域之中。往後受自然的或人為的環境壓迫，乃向四處遷移。到了距離隔遠了，時間過久了，同一的民族分散在不同的環境中，乃漸生差異而自成風氣，遂有某支某派的分別，生出苗夷漢各種不同的名稱。再過很久的時間，已分支派的夷漢又發生接觸而互相混合，夷變為漢或漢變為夷，這種事實，史不絕書。現在的江南兩湖人，實為千年前吳越荆蠻人的子孫，又今之粵人，誰敢保證他說無古代黎獠的血統。這種夷變為漢的史實當為稍讀中國歷史者所共知。至於漢變為夷或知者較少。現述數例如下：

（一）史記西南夷列傳稱：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畧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因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根據「變服從其俗」一語，楚人的後裔變成今日的苗夷的一定很多。

（二）據貴州通志所載，貴州的宋家苗與蔡家苗亦都是中原人遷移來的。志稱宋家在貴陽，本中國之裔，春秋時，宋為楚子所蠶食，俘其民而放之南徼遂流為夷，即宋宣慰之祖也。蔡家即蔡人，亦為楚子所俘。在貴筑，修文，清平，清鎮，威寧，大定，府平越州皆有之。

（三）清代有一江蘇江陰人名陳鼎者，因其叔服官雲南，鼎遂與滇東龍姓土司女結婚。這位龍土司嫁女的典禮，一秉古代諸侯嫁女的儀節。陳鼎曾作滇黔土司婚禮記，詳記其事。在他的記中，開頭即說：「滇之東，土司稱文物者以龍氏為最。蓋其先於周漢上諸姬也；其族通漢書漢語者十九，而一秉周禮，翩然風雅，駉駉乎禮樂之鄉」。由這段記載，我們可說今日雲南東部的龍姓滇東人，原來是

漢上諸姬的後裔，因為他們久居夷中，有一部份已被夷化，實際血統上都是漢人的子孫。

(四) 在今四川貴州雲南三省的羅羅，又名爲爨人，這爨人名稱的由來，是因爲在隋唐時候統治羅羅者的爨氏而得名。爨氏亦是漢人之沒於蠻者，久而夷化，因是統治者，遂以其姓氏爲蠻夷的名稱，如爨人或爨蠻等等，然考其先世，據爨龍顏碑（即大爨碑）稱：「其先世則少昊孫顓之元胄，炎帝祝融之眇胤也。清源流而不滯，深根固而不傾。夏后之董，敷陳五教，勳隆九土，純化洽于千載，仁功播於萬祀。故乃耀輝西岳，炳靈郢楚。子文銘德於春秋，班朗詔蹤於季葉。陽九運否，蟬蛻河東，逍遙中原。班彪刪定漢記，班固修述道訓。爨暨漢末葉邑於爨因氏族焉。姬姬媾於公族，振纓蕃乎王室。迺祖肅尚書僕射，河南尹，位躋九列，舒論中朝，遷連庸蜀，流潯南入。爨蠻分爲東爨西爨，上述的爲東爨。至於西爨據新唐書稱其先爲安邑人。所以今日的羅羅族中，已混合許多漢人的血統在內。

(五) 在元宋時代統治雲南的大理段氏，有的人說他的種族是擺夷，然其子孫在今日多已成爲民家。考其先世既非擺夷，又非民家，亦爲漢人而夷化者。據檀萃所著段氏世家稱：段思平者其先武威姑臧人。漢太尉段熲之後，本出鄭共叔遂以爲氏。西漢段會宗以天水人爲西域都護，顯蓋其從曾孫以平羌功封新豐侯，官至太尉，二人前後書俱有傳。段氏世居西塞，子孫散處或仕中國，或入蠻陬。段榮段詔顯於高齊，段志元爲唐佐命，其後段文昌遂杜穆宗，皆武威姑臧之段也。姑臧且譌爲西藏，西藏今與雲南接壤，雲南段氏由姑臧而來，故段氏世爲西邊羣望。思平之先有段儉魏者爲蒙氏清平官賜名國忠，六傳而至思平，則當是中國五季時也。民家之中除段氏而外，餘如董楊趙李諸大姓亦多自認爲漢人之後。故今日之民家語按戴維斯的分析已有百分之四十二爲漢語，在不久的將來，民家當可完全漢化。

上述夷漢混合的例子很多，不勝枚舉。今之貴州人無論是苗夷漢，多說他們的祖先自從江西遷來，在雲南的夷漢亦都以爲他們是南京移民的子孫，這話豈未

必完全可靠，然我們亦無法可以否認。總之夷漢二者最初是出於同源，既分之後，又互相混合，夷漢是一家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看了上述的論據，而說西南的苗夷族並不是漢族以外的另一民族，大概可無疑義了。現在因為抗戰的關係，迫使許多學者來到苗夷羣集的西南各省，大家都留心這個問題，我想這是苗夷人民復姓歸宗的最好時候了。但我仍然不免有許多憂慮，就是看見許多研究此類問題的文字，常喜濫用「民族」二字，什麼苗僑民族，擺夷民族，甚至最近有一部份人好立新名正在提倡研究什麼雲南民族，中華民族是一個，現在的雲南人無論夷漢都是中華民族的一部份，決沒有什麼雲南民族。如若拿這個新名詞去問雲南人，他一定不知道什麼叫做雲南民族，而且以為你是侮辱他，有意說他不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了。如此濫用「民族」二字，隨便說夷漢是兩個民族，中華民族之中又分什麼雲南民族，這不但忽視了歷史，而且在目下對於抗戰的影響實在太壞了。聽說現在日寇正在勾結暹羅，宣傳滇桂為揮族故居而鼓動其收復失地。我們再正叫着雲南民族，這是在替敵人做宣傳工作了。此外還有一點，我們亦須注意的。就是近來有人對於西南苗夷的實際情形，倘有沒認識清楚就大做其文章，而且引經據典的說要向邊地人民闡明「中華民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要旨，並且要採用蘇聯的民族政策對待邊民。我認為這兩個辦法至少對於西南的苗夷是不適用的。因為苗夷既不是中華民族之外另一民族，亦沒有處於不平等的地位。我姑舉一事以說明此點。在我國近代史上，夷族傑出的人才如岑春煊龍濟光等在中國政治上佔極重要的地位，沒有因為他們是夷族而受到任何限制，其他更不必說了。或有人以為現在西南邊地尚有土司制度存在，顯然是夷漢待遇不平等的事實。據曾到過邊地去旅行的人說，土司地的統治者漢夷皆有，其人民有夷亦有漢。漢人住在土司地方，須受土司的管轄，與夷民無分軒輊。這種土司制度至今尚能存在的理由，因有其特殊的環境使然，決不是留此封建制度以制夷民的。如土司，自請改流，政府是無有不照准的。至於邊地夷民文化落後，生活寒苦，此乃我國邊疆的一般的情形，邊徼漢人的處境亦並不較優於夷民。

至於說要採用蘇聯的民族政策來對待西南的苗夷，這真是太不明瞭苗夷的實際情形了。今日散處在西南各省的苗夷，除他們保存一部份自己的語言及夷婦的服式外，其餘生活方法都與漢人一樣，又因為他們大都已多能說漢話，有時簡直不能分別他們是夷漢。加之夷苗散居各地，互相雜處，也找不到一個某種夷人的地理單位。照蘇聯的民族政策：凡軍事、外交、國家行政及國民經濟，必須統一於中央；而關於語言、文字、藝術、文學，以及教育文化上的設施，則委權各族自行處理予以高度發展個性的機會，務使充分發現本族文化的特徵。如用這種政策來施之於夷苗，而以每一個名稱不同的夷族為一單位，則雲南夷民就有一百四十一種，貴州有八十餘種，如何去執行這種政策，且難免不為若干野心家利用這口號去破壞現在的行政系統而逞其陰謀。所以我在此特別提出「苗夷一律平等」
「蘇聯民族政策」這兩個口號，這是無中生有自欺欺人之言，切不可再妄事宣傳了。

最後作者須聲明的。上面所說的話並不是反對學者們去研究苗夷問題；我並且對於近年來國內的民族學者不辭勞苦，不避危險去到邊陲荒徼，在深山窮谷中，腳踏實地研究苗夷的精神十分欽佩。但是我希望對此問題有研究的人，多發表裨益於團結民族精神，使邊民貫徹中華民族意識的文章。以後關於苗夷文字慎重使用「民族」二字，夷漢是一家，絕對不能看作兩個民族，如再任意的傳播似是而非的議論，將為敵人利用而自召分裂，對於國家民族的前途有莫大的危險，這是我們應該大家注意的。

西康丹巴調查

莊學本

一、總論

丹巴由丹東，（革什咱屬丹東土司）巴底，巴旺，三土司，及絨密二十四村，（前明正土司地）與章谷屯，組合而成。

全境有大金川，小金川，丹東河，牦牛河，大渡河，等五大幹流。及貓耳朵山，（又作墨爾多山）大砲山，黨嶺山，等三個主峯。境內河流縱錯，山脈複雜，乃形成陡峻而狹小的峽谷。縣治在五河匯流，萬山叢集的中心；高七四五英尺，（英人白教士測）當東經一〇一度五十分四秒，北緯三〇度五二分五五秒，（譚壽田李廣揚測）氣候溫暖，雨量適宜。

面積約共五九〇〇方里。人口共四三二七戶。計：

第一區 二二〇戶， 第二區 三三五戶， 第三區 四五九戶，
第四區 一一七一戶， 第五區 一二七二戶， 第六區 八七〇戶，

平均人口密度每方里不足一戶，反之每戶占地一、三六三方里強。人民十分之八依農為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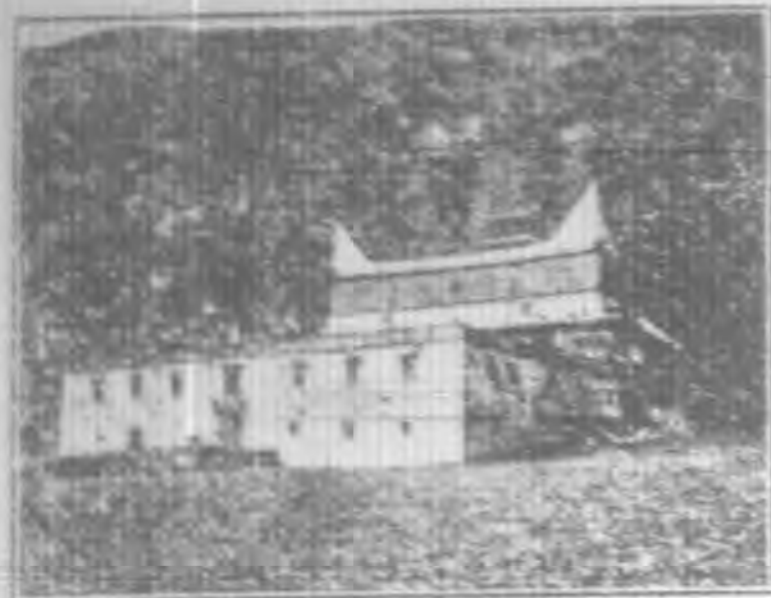
物產以森林、藥材、農產、雲母礦，為最有希望；但交通閉塞，將成為經濟開發的最大障礙。

民性雖複雜，而秉性馴善，且聰明活潑，其文化程度較番人為稍高；但土司制度的未徹底廢除，亦不免為政治設施的一層障礙。

丹巴目前因經二十四年兵燹之後，（紅軍竄擾）經濟人口均蒙重大損害，故



丹巴縣治



巴底黑教大寺



巴底甲龍娃男子



甲龍娃盛裝婦女

地方原氣須待充分培養，方能漸次恢復。（附丹巴縣圖）

二、經濟

（一）農業——全縣農地熟田六六四五一畝，農戶三五七〇戶，農民一〇六二〇人。

農產總額； 小麥 九六二九石 青稞 三二五三石
 玉麥 二〇七二〇石 蕎子胡豆等雜糧不計

農產副產以果子爲大宗，雖不如大金川上游綏靖，崇化，的著名，但是產量也很可觀：

梨子	三六〇六七斤	每斤價二分
核桃	四四八六〇斤	每斤價一分
石榴	五四〇〇斤	每斤價二分
桃子	一一四四二斤	每斤價五分
杏子	一二〇〇斤	每斤價五分

農地分河谷與山坡兩種，河谷之地氣候溫暖，土壤深厚，年產兩季。山坡之地，地勢高，霜期早，而土壤又薄，年產祇一季。

本縣農田多屬差地，而爲公有性質，祇可押當，不能賣買。土地的分配，河谷之地每戶一份，山坡之地倍之，其負的差徭則相等；平均每一農戶得耕地一八、六〇畝強。

耕種情況與西康一般同，惟女子操作尤苦。

農戶每年烏拉差的負擔數：（附表於下）

二十四村	八九五戶	牛差	二〇〇頭	馬差	六〇匹
巴 旺	四九〇戶	全	四九頭	全	二二匹
巴 底	六七八戶	全	六七頭	全	三〇匹
丹 東	三四九戶	全	六〇〇頭	全	六〇匹
革 什 咱	四八四戶	全	九六頭	全	六〇匹
上 宅 壩	一一三戶	全	二二頭	全	八匹

下宅壩 二七七戶 全 五四頭 全 一二匹
 共計 三二八六戶(除漢農)牛差一〇八八頭 馬差 二五〇匹

(二)工業——小規模的手工業在本縣很發達，據縣政府最近統計：

工業種類	工人數	出品總數
婦女首飾	二〇人	六〇〇件
宗教用品	一五人	一〇〇件
農作器具	五〇人	三〇〇〇件
木器	三〇人	未詳

其中工人除少數打首飾的銀匠，造房屋の木匠，打農具的鐵匠是外來的漢人而外；本縣工業當濫觴於巴底，巴底因為河谷狹小，農田不够分配，所以人民多習工藝以作副業。巴底工人以堆亂石為壩的泥水匠為最著名，其他繪匠，塑匠，鑄佛像，銅匠，用樹皮造紙的造紙匠，成績都很楚楚可觀，雖然他們並不想向外發展，但是他們的作品在西康工業上自有相當的地位。

全縣最普遍的工業為織毯子和麻布，出品全供給自己的服用。

工人的待遇多數以出品論價，受雇的很少，普通工資藏洋一元，（合大洋五角左右）伙食亦由雇主供給。

(三)商業——商貨的出入祇靠本地，過境的商品很少，所以商務並不見活躍，尤以兵燹之後，人民的生產力和購買力都很薄弱，街上的商舖又多燬於火，故商業極形蕭條。主要的貨物輸入的以布匹、雜貨、茶葉、為大宗。輸出的以糧食、藥材、為大宗。計：

輸入品類：		輸出品類		
布	四八〇〇疋每疋價三元五角	小麥	缺	
雜貨	缺	玉麥	缺	
茶葉	缺	青稞	缺	
		麝香	六〇〇個每個八元	
		虫草	二八〇斤每斤四元	

貝母	一〇〇〇斤	每斤三元
花椒	二五〇〇斤	每斤三角
羌活	一〇〇〇〇斤	每斤二角
大黃	五〇〇〇〇斤	每斤一角
丹皮	一〇〇〇斤	每斤二角
杏仁	二〇〇斤	每斤三角
麻黃	二〇〇〇斤	每斤三分
赤芍	一〇〇〇斤	每斤四分

商場在丹巴城內，及懋功的新街子。糧食則有少數運往道孚或泰寧，比較稍遠而大宗貨物的吐納口，即康定與灌縣。交易的方式：多用糧食或藥材，直接換取其需要的布疋或雜貨茶葉。少有用貨幣做媒介，通行的貨幣為藏洋，現在的市價每藏洋兌法幣四角四分八厘。

城中商舖多屬川商，資本很小，其中較大的：

福源長	資本五〇〇〇元	川商
大中純	資本二〇〇〇元	川商
洪太號	資本二〇〇〇元	川商
泉興號	資本一五〇〇元	川商

且多數商人係小販性質，拿商品上帶去和土人直接交易。

(四) 礦產——礦以雲母為最著，境內如革什咱、巴旺、中路、約咱等地隨處皆有。且據土人傳說：貓耳朵山的嶺上，昔產二三方尺的大雲母，鄉人採之以作笠帽云。

現在已經開採而成績較著的礦場，在約咱村背後，日波渣科兩山間的嶺脊上，礦脈由東南作二十度之傾斜走向西北，寬一〇〇公尺，長一一四〇公尺，面積一一四〇公畝，雲母斜生於岩石中，成份為十分之九。採法用炸藥爆裂，現在開採的已有一〇〇公畝，最大的礦石一、五方寸，現有工人三十二人，每日採礦五公斤。

金礦在綉巴溝礦，銅爐房也曾發現，但因採挖成績不佳而停。

(五) 牧業——在本縣較可稱述的牧場，祇有與綽斯甲毗鄰的丹東牛廠，其他地方牧畜已降為農家的副業。其牧業不發達的理由：為限於地勢，氣候溫暖，農業發達，所以能放牧的草原都已墾為農田。

附丹東牛廠調查

牧 人 數	一五〇戶		
牧地面積	四五〇方里		
畜 數	牛八〇〇頭	價值每頭	三二元
	馬 五〇匹	價值每匹	五〇元
	羊五二〇隻	價值每隻	四元
	騾 六匹	價值每匹	六〇元
畜 產	牛乳 五八〇斤		
	酥油一七〇〇斤		
	毛皮 六八張		
生 死	生牛 一九〇頭	死及宰	六八頭
	馬 一七匹	死	二匹
	羊 一五〇隻	死及宰	三五隻
	騾 〇一匹		

平均每戶牧人占地三方里，有資產牛五頭強，羊三隻強。

上表畜數雖有漏報，但本縣牧業顯已沒落。

(六) 森林——越天砲山梁子進入丹巴境內，首先入目的就是蒼翠的森林。森林在丹巴分佈的區域很廣，其種類主要的：闊葉樹有青杠、白楊、樺木。針葉樹有松、杉、柏。分佈如下：

第一區	林地	五四〇畝	株數	六二八〇〇株
第二區		六一五六〇畝		七三八七二〇〇株
第三區		二八三五〇畝		三四〇二〇〇〇株

第四區	八六四畝	一〇三六八〇〇株
第五區	九六〇八畝	一一〇六六〇〇株
第六區	六四八〇〇畝	六七七六〇〇〇株
共計	一六五七二二畝	一九七七一四〇〇株

森林密度平均每畝一一九株強，比較以第二區在牦牛河谷，和第六區的草什咱河谷，最茂密，繁殖的面積亦最廣。普通樹幹的對徑在一英尺左右，最大的有二三英尺。

丹巴的森林祇供當地少數居民的取用，故採伐很少；往外運輸因道路狹小，河流湍急，交通的阻梗，遂使丹巴的森林還保持原始的狀態。

(七) 藥材產量：

	採挖期	採挖方法	產量	價值	產銷地
貝母	夏秋	挖取	一〇〇〇斤	每斤三元	康定及灌縣
虫草	初夏	全	二八〇斤	每斤四元	全
大黃	秋季	全	五〇〇〇斤	每斤一角	全
丹皮	春夏	全	一〇〇〇斤	每斤二角	全
羌活	四季	全	一〇〇〇斤	每斤二角	全
麻黃	冬季	全	二〇〇〇斤	每斤三分	全
赤芍	四季	全	一〇〇〇斤	每斤四分	全
杏仁	秋季	剝取	二〇〇斤	每斤三角	全

本縣的藥材如高山上的虫草、貝母、坡地上的大黃、羌活，產量都很鉅。人民多以挖藥為農閑時的副業。

(八) 獵業——因為森林面積廣闊叢密，所以寄生的禽獸很多。本縣有專業或副業的獵戶一二百戶，他們以綁索子，或設陷阱，來捕捉野牲。其產量：

	狩獵時期	狩獵方法	產量	價值	用途	產銷地
豹	冬季	設阱	一〇頭	每頭三〇元	皮用	康定及灌縣
鹿	春夏	槍擊	一〇頭	每頭三〇至三〇〇元	藥用	全

麝	四季	綁索子	一〇〇〇隻	每隻五至一五元	藥用	全
狐	冬季	綁索子及設阱	四〇隻	每隻六至八元	皮用	全
熊	冬季	槍擊	二〇頭	每頭一〇元	皮用及食用	全
黃猴	秋季	設阱	五〇頭	每頭不定	玩用	全

禽類以鸚鵡爲本縣大宗的特產，羊馬，馬耳，梭波，東谷，革什咱等一帶，年產約一千羽。捕捉時期在仲夏，雛鳥方出卵時，捕捉方法極爲危險；因鸚鵡的窠巢都在懸岩或枯樹上，所以採取雛鳥必須攀登懸岩或抹升枯樹，偶一失足就有粉身碎骨之憂。雛鳥每羽約值藏洋二三元。

(九)交通——全縣爲一山區，巉岩峻壁，四週皆有高山環繞，故交通極爲困難。現大道有三：

一、西行溯犍牛河谷而上，經東谷，犍牛，越大砲山而至康定。全長四六五里，按站須走五日，爲丹巴入省的唯一要道。

二、東行過大渡河，溯小金川，經新店子而至懋功，全長一九〇里，最快須走二天，爲入川的唯一大道。

三、北行溯大金川，經巴旺、巴底，而至崇化。全長二百三十里，須時三日，爲至大金上游綏崇一帶的孔道。

以上三條交通線都通牲口，每個牲口的載重一二〇至一四〇斤。但路在河邊，夏天水漲後，交通時常發生阻礙。

其他由丹東越黨嶺入道孚，是一條沒有人煙的僻路，也能通牲口。又沿大渡河至瓦斯溝，入川康大道；及進犍牛的溫水塘溝，翻格達梁子至秦寧；這兩線沿路都是傾斜四十五度以上的岩壁，爲祇能單身行走的鳥道。（交通路線詳前附圖一）

河上交通因爲水流湍急，上下不能行舟，現在較寬的河面沒有修橋的如大金川大渡河（大渡河索橋經二十四年戰後被毀現尙未修竣）臨時用皮船作橫渡。皮船以生牦皮作外殼，柳條爲骨幹，篾狀，載重量約五百斤。

郵電交通，全縣祇有一個郵政代辦所，郵班丹巴至康定六天一班，丹巴至懋

功二天一班，消息異常遲滯。

三、民族

(一) 分佈——本縣居民統分爲「漢人」「蠻家」兩種；漢人占數弱，共一〇四一戶，零星散佈於各村各岩，而集中於縣城附近，及小金川河谷，爲純屬外來的移民，蠻家居數強，共三二八六戶，多數屬土著居民，除縣城外均屬其領域。蠻家語言複雜，族系紛繁，依俗稱可分作：

(1) 絨密娃 即廿四村居民前明正土司百姓共八九五戶。

(2) 甲龍娃 即丹東，革什咱，巴底，巴旺，及小金川屯上，居民共二二九一戶。

上述分類因語言關係不免籠統，例如廿四村中之牦牛等五村係用道塢語，故與一般絨密娃之用西康語者格格不入。又甲龍娃中丹東革什咱巴旺亦用道塢語，與巴底小金川之用甲龍語（即西戎語）者又不相交通。故上述分類顯未妥當，茲就其語言之自然區域而作下列的分類，（語言另詳後）

(1) 西康語族 分佈於絨密廿四村之白蓋村、蒲角頂、吉巴村、格宗村、江達村、絨壩村、羊馬村、邊古村、納頂村、中路村、大寨村、梭波村、莫洛村、馬耳村、大馬村、察納頂、各宗村、吉宗村、（內東谷村、井壁村、牦牛村、東馬村、扎里村、永西村、因用道塢語除外）實際祇十八村，居民共七二四戶。

(2) 道塢語族 分佈於丹東、革什咱、巴旺，三土司屬地，及東谷村、井壁村、牦牛村、東馬村、扎里村、永西村，居民共一四九四戶。

(3) 西戎語族 分佈於小金川屯上，及巴底土司屬地，居民共一〇六八戶。

(二) 體質——嘗在索巴測量壯丁，計巴底十人，巴旺的六人，革什咱的四人，廿四村的一人，共計廿一人。因所得材料過少，不足以作精確的結論，但

就可以這廿一人觀察丹巴人體質的大概。

他們的身材平均爲一六〇〇至一六五〇的中短身，其中最高的達一七三〇，最低的爲一四九八。頭形指數在五八一、〇〇左右，爲中頭形，直鼻，直毛，皮膚黃色。（其體型較藏族矮小，靈活，肩胸四肢則不如藏人之壯健。）與東西接壤之懋、撫、綏、崇、五屯、四土的西戎、及道孚娃，同屬一系，爲金川民族之特徵。

（三）生活（1）衣蠻家男子服飾爲布或麻布及毯子製的大領衣，穿皮靴或跳足，左耳有若干人戴耳環，左手有若干人套手鐲，多數尚蓄有髮辮。

女子丹東作牛廠裝束。屯上已漢化，或作懋功甲龍裝束。牦牛以上則又效康定裝束。而其他各村尚保持丹巴特有的裝束。婦女頂上覆布帕一方，辮子一條繞帕上，帕多黑色。短衣。處女胯前束與膝相齊的布圍腰或羊皮圍腰一頁，臀後束布或毛布「勾子」一幅，自後圍至腿之左右，適與圍腰相覆合，作卷桶狀，長逾膝二三寸。婦人穿有褶的短裙，沿長逾膝下，有與上身之馬甲相連，俗稱套裙。婦女多數不穿小衣，（褲子）但現染漢俗，穿的已有十分之五。工作時均赤足，或穿屨靴。此種服飾爲丹巴蠻家共同的型式。

巴底巴旺女子盛裝時披ZON（披單）一件，巴底白色藍條，邊緣有流蘇，質料爲麻製，巴旺係黑褐色毯子，兩下角有五色布重疊的小方塊以作點綴。處女胯前不穿圍腰而吊毛線一束，名Tsatsa。巴底白線紅鬚，巴旺則白線白鬚，此風現已漸次淘汰矣。

革什咱女子盛裝亦與巴旺相同，惟不披Zan，且額前挂珊瑚珠一串，（一粒至三粒）名「林乞卡」。

二十四村中路大寨一帶其唯一的特色：乃女子年屆十七八盛裝時髮後橫插一支長簪，簪尾裝有大骰子一粒，土名「筭三寶」，表示其已達成人，似有古禮「及笄」的意義。

（2）食，一般以玉麥麵爲主要食品。富裕的食小麥磨的連殼麵，貧窮的吃胡豆醬子及野的生菜菓。少有吃糌粑，飲酥油茶故與藏人的食品很有區別。

煮飯的鍋裝中並沒有灶，富有者用三腳的鐵架，平常都用三塊石頭的鍋檯。煮飯都屬女人。取火尚用火鏢。

食物比較特殊的：革什咱有風行的毛豬膘 Vatu，把豬宰後砍成兩半，用柳條插入帶血帶毛的肉中，張開吹乾，成一塊堅硬的平片。食時把毛在火上灼去，再投入鍋中煮熟。

嗜好以酒為最普遍，雖婦女亦然。他們自己也能釀造蕎子青稞的啤酒，但燒酒多仰給於漢人。大煙的嗜好。二十四村，絨密娃染此的較多。渣渣菸則很普遍，此種菸叶大多由蠻家自己種植。

(3.) 住，蠻家的住處，都是獨院，間隔很近，而每一幢房舍又都緊靠着調樓。亂石的牆垣，木板的閣樓，建築非常穩固，而內室房間設備也很葺潔。這種特殊的居室，不但是他們生活的需要，並且也是他們文化的表現。

中路乃丹巴調樓最密集的一個村落，我曾在楊村長的院頂上統計村中的調樓，當時見到的有八十七個，此外隱藏在坡下和溝裏未見到的估計有二十五個，總數約一百十二個，全村戶口一百六十一家，平均有調樓的房子占十分之七。調樓的高度最高的約一百三十呎左右，對徑約二十呎。形式多數為四角，八角的比較少見。

調樓在大小金川特別多，以東直至混江，相連如林，尤以丹巴為最，她的歷史：據漢人傳說是乾隆時平金川的遺物，觀其路線頗為近似。但是丹巴蠻家承認則還在平金川以前。總之密集的調樓不祇是他們居處的防禦設備，還含有一村或一族的軍事意義。

蠻家的寢處，沒有另外的臥室，即在鍋裝四圍的地板上，男女老幼並不嚴格的分開，臥具就是舊的衣服或披單。

(4.) 行，除貴屬或高級的喇嘛纔得騎牲口外，平民多是走路，走路又多赤足，少穿靴鞋，所以他們的足部自然的發達，同時在荊棘亂石中磨練成一堅硬的底皮。

計測量二十一人中足最長的二六四，最寬的一一〇，平均足長二三〇，足寬

九八。比較苗族足長二四三，足寬八一，（參考烏居龍莊苗族調查報告）其足寬與足長的比例相差很多。

（四）文化（1.）文字現在短期小學的實施，灌輸了一般蠻家兒童的中文智識。但他們間通用的文字還是藏文，識字的占十分之一，婦女識字的只有極少數的貴屬。（2.）工藝工藝是技巧的表現，文化的象徵。丹巴工藝以西戎語族的巴底娃為首屈一指，即在西康全省亦屬難能可貴。茲將其工藝介紹於後：

a. 砌牆 用大小不一，方圓不等的亂石，堆成圓樓房舍，稜角整齊，經久不毀，此項工人共有數十人，但工作超羣的約有十餘人。 b. 陶業 用簡單的手工，將泥土揉成陶壤，置窯中燒成茶罐或酒瓶，此項工人二十餘人。 c. 造紙 取 Zkonba 樹或谷樹的皮，在石臼中搗爛成爲富有纖維的樹漿，傾入桶中和水攪混，倒入一木框中，框底蒙有稀布，就水中將樹漿拌勻，取出曬乾，纖維膠着稀布，揭起即成堅韌的樹皮紙，爲今日西藏通用的藏紙，此項工人十餘人。 d. 繪畫 喇嘛教神畫以端莊細膩勝，此項畫師在番地本屬普遍，但多草率粗陋，巴底畫師用筆勻整，設色分明，其工作之精緻，自有獨到之處，此項畫師五六人。 e. 雕塑 塑匠四五人，專門塑製佛像，姿態生動，其藝術之造詣頗深。並能自製白色堊粉。（顏料） f. 鑄銅佛 用生銅鑄於細沙模型中，鑄成佛像及酒器，茶罐，工作精巧，番人能者絕鮮，此項工人四五人。以上幾種工藝，都不是平凡的技巧。 g. 刺繡 在巴底巴旺婦女的頭帕上，常見到用幾種五色線繡的花紋作邊緣，其花紋有狗牙針，品字紋，星宿紋，萬字紋，連環紋。裙邊上和勾子上也通常繡有這樣簡單的花紋。這種花紋在草什咱也常見到刺繡爲丹巴婦女的普遍工藝。

（五）風俗——（1.）生育 生育在丹巴是很嚴重的，凡處女或已婚的女子都只能穿圍腰，受孕以後始准許穿裙子。所以丹巴女子的生育問題，不但是生理上的一個階段，而且是服飾上的一次變換。和瀟瀟生產後換帽子而戴帽子，同樣的涵有特殊意義。凡女子懷孕有五六個月，看一天好日子，請嫂子或親戚陪着到村前的嘛尼堆邊，脫去圍腰，換上裙子。臨產在一間空室中，遇難產時請道士唸經催生。孕婦食物的禁忌：有雞和野牲肉。產後滿月時請道士唸經，這時就請

爺爺或老輩子爲嬰兒題名，革什咱在三四歲後纔請喇嘛題名。

(2.) 婚姻 蠻家十分之五或十分之六是正式結婚。求婚的手續，先用一根哈達，二瓶燒酒，男家請紅葉送到女家門上，聲明求婚的意思，女家收了就是允親的表示。中間經過道士的推算，是否相尅，然後就擇日迎娶，派接親的一人到女家去迎接新娘，女家也派三個或五個七個婦人送親，同時陪着新娘過門。新娘穿新衣新靴步行至男家，男家門前放一桶滿水，水上滿撒紅白的鮮花，新娘在水桶邊走入門內，在鍋裝前坐下（中路先上樓）道士爲之誦經安神，燒柏枝煙。下午新娘回門，（中路住三四天後回門）一兩天後又接回男家，以後新娘又時常回娘家去住，直至生產後纔留居男家，這時男家始送布及糧食給女家，似作爲正式的聘禮。迎娶時宴請親朋，互相唱歌，和西康一般的婚俗同。跳神會的會期中，是自由擇偶的聚會，男女鍾情後，男子就揭了女子的頭帕遁入樹林中，女子趕去要頭帕，彼此就在這時訂婚，下山去見土司，（總保）說明雙方願意結合的理由，這樣婚姻就成立，再不舉行其他的儀式，丹巴蠻家自由婚約占十分之四。掠奪婚在牦牛，革什咱有這種風俗，如男女雙方願意了而女家父母不願意男子就乘機挾着女子，掠進山中去隱藏起來，一面邀人和女家說官司，說妥再下山同居。招贅在丹巴未見普遍。近親他們也實行禁忌，如堂姊妹婚等。但是貴屬土司家因爲門閥限制嚴格，禁忌就不免鬆弛了。離婚並不要經過法律手續，夫婦間感情不合，就能自由的分離。結婚年齡：男子二十歲以上，女子十六歲以上。

成年式，在中路尙流行這種古風。卽女子達十七八盛裝時髮後戴「筭三寶」此項飾物由女子的母親爲之戴上，同時有人向之提親爲合禮，故此種裝飾顯然爲女子已達懷春期的公開表示。

(3.) 喪葬喪葬之俗，人死後先請喇嘛爲死者開路，用占卜以擇定葬法。二十四村及巴旺大人通行火葬，幼童行水葬，兇死者行土葬。革什咱巴底則多行土葬，少有水葬，火葬祇限於大喇嘛。a. 火葬 葬屍爐用泥土砌成，下面留着四個孔，內架柏木柴，屍首放在爐中，由喇嘛舉火誦經，隨時向屍上澆清油，撒五穀和香料，第二天檢取屍灰，和糞把揉成丸子，投在河裏。火葬在夏天不能舉行，

因爲屍煙上升易下水雹。有傷農作。h.水葬 將屍首抬到河邊，河邊和喪家同時點着酥油燈，送葬的喇嘛爲死者唸經超度，經畢就將屍首投入河中。c.土葬 屍首放入木板做的靈柩中，葬地在林邊，地下挖一個坎，靈柩埋了上面壅一個土堆，安幾塊亂石。

二十四村的風俗，屍屬四十九天不洗臉，三年內不跳鍋裝，以爲守孝。

(4.) 醫藥 蠻家不重衛生，室內室外屎馬糞往往狼藉不堪，所以病痛很多。他們疾病的療治，多數請喇嘛唸經驅魂，不信醫藥。猴兒包（鵝喉症）的病症在丹巴很普遍，而於巴旺則更見猖獗。

(5.) 娛樂 在新年中或會期裏，蠻家唯一的娛樂就是跳鍋裝，其方法與西康一般同。

巴底的跳鍋裝，隊形比較有特色的當開始時男女分兩隊對立，隨穆在歌聲中隊形變換作漩渦狀，踏進很快，結束時則倏然而止。

(六) 宗教——丹巴除黃教紅教外，還保存古代的黑教 Bonbu，並且黑教的勢力依舊很大。他們的寺院在二十四村，革什咱巴底都散佈着，但規模很小，最大的也不過三五十人，並且多數建築在高山絕壁上，頗有遁世的意味。黑教第一輩祖師名「更達桑布」。第二輩祖師名「喜饒沃爾加」，第三輩祖師名「丹巴喜饒」。黑教主要的經典由丹巴喜饒講述的共三百五十部，娘梅佛著作的四十部。黑教徒的歸宿地，也和紅黃教同樣的有「香巴拉」（通譯作北水洋或極樂世界）黑，有與衆不同的真言咒，和相反的轉經，所以俗稱黑教爲倒教。

黑教喇嘛用的法器是 Tsalu 響盤，上殿時或紅白色的摺帽，和其他喇嘛分別很顯著。黑教喇嘛的法事，夏天擋冰雹和求雨，是他們的專職。道士爲懂經典俗人的通稱，不住寺院，他們專替人占卜，禳祓，擇日，丹巴各村中他們占有相當的勢力。

(七) 語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西康語	gi,	Nyi,	Son,	Zi,	Nga,	Tsu,	den,
道瑪語	Zlu,	Nay,	Su,	Ze,	Nga,	cho,	Sngi,

西戎語	geti,	aunus,	geson,	geda,	gemngu,	autso,	smus
	八	九	十	天	地	人	
西康語	ja,	Kiu,	jo,	Non,	Sah,	May,	
道塢語	Lya,	ger,	Zga,	Mal'ngo	Saja,	Tsi,	
西戎語	Wuliya,	gemgo,	shigi,	dima'ganhi,	Sazi,	Delmah,	

上表很簡明舉出三種語音的不同，從此即可分析丹巴的語系，二十四村（牦牛等除外）用西康語，屬西康語系。丹東，革什咱，巴旺，流行道塢語，自歸入道塢語系。巴底，小金通用西戎語，（即甲龍語）當屬西戎語系。

二十四村為前康定明正土司的屬地，毗連康定，所以他們流通康語。（牦牛等五村因受地理的限制，而又和道孚語族的革什咱相連，其語言因此而生分歧），但是語音已有改變，最顯著的為「K」音之轉為「H」音。例如「經堂」
「Lahon」已讀作「Lahon」，「倉子」
「Bakon」已讀作「Bahon」他的原因是受了雪山阻隔的影響。

道孚與丹東，革什咱，巴旺，及牦牛等五村相連界，其語言遂由黨嶺大道的交通，而連成一氣，為道塢語系。今占有丹巴之半壁。

巴底接境大金的崇化，章谷屯與懋功毗連，這一帶都是西戎的範圍，（甲龍）所以流行西戎語，又因章谷屯的居民多數是平金川時由理番九子營，上下孟營，一帶西戎中調來的屯兵，所以至今他們還保持着原有的西戎語。以單音語著名的我國藏。

總之丹巴語言被地理環境所支配，遂形成鼎足三分的現象，其系統分歧而不能溝成一氣的理由，亦彷彿五大河谷間有大雪山障礙，彼此不能直接交通者相同。

（八）土司

土司千戶的制度，名義上早經取消，而實際上還是存在。丹巴士制之演變如下：

「土司」——總保，「大頭人」——村長，「小頭人」——寨首。

「千戶」——總村長，「百戶」——村長。

蠻家打官司還是先進土衙門，並且照舊有上糧當差的義務，總保村長又依然都世襲，其組織權力仍和關外土司相同。

丹巴士司調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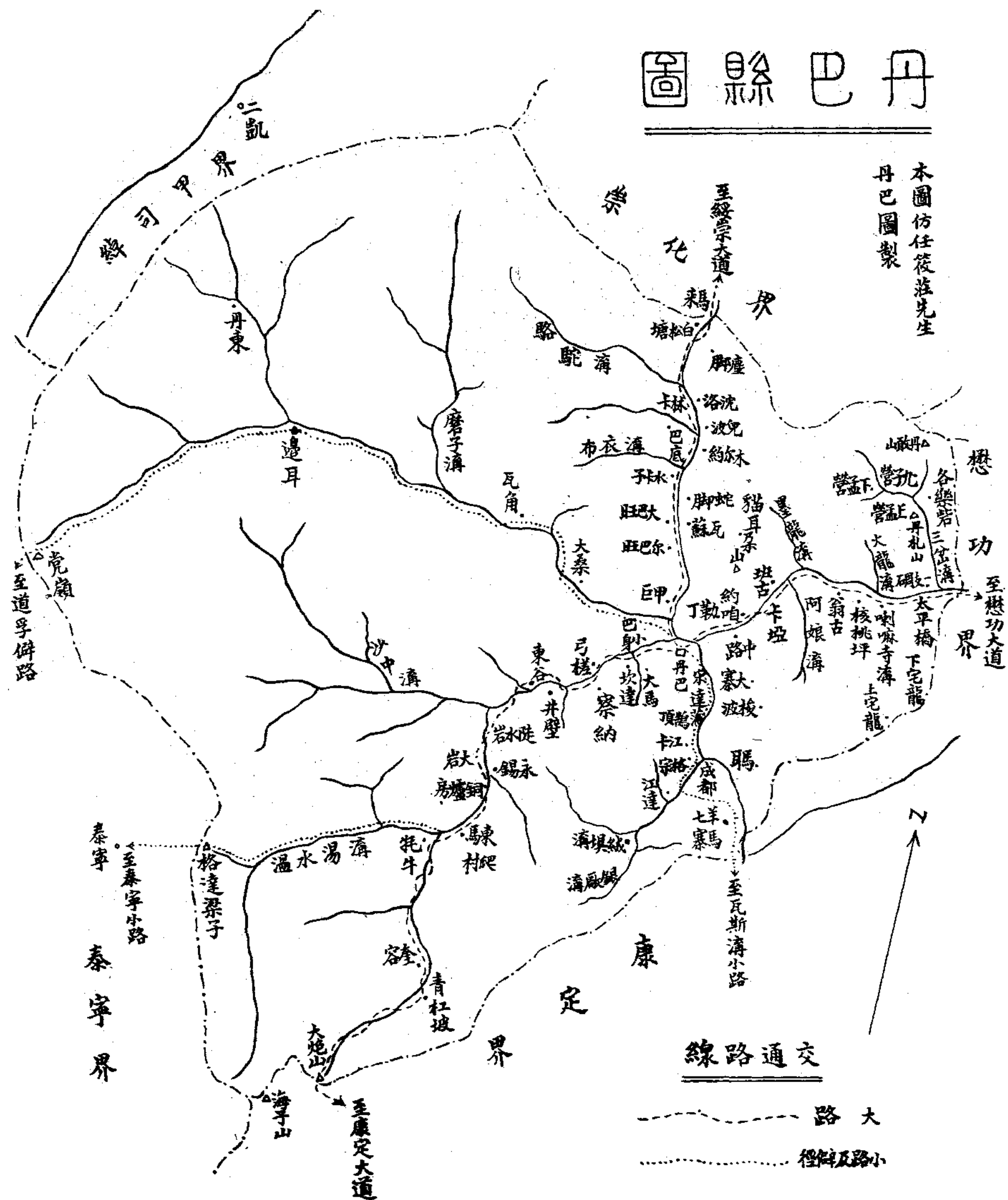
地名	人名	舊職	現任	人民	槍枝	私稅
丹東	登坤山	宣慰司	丹東鄉總保	三四九戶	一百餘	糧一斗
巴底	王壽昌	同上	巴底鄉總保	六七八戶	二百餘	糧一斗
巴旺	登鳳台土婦	同上	巴旺鄉總保	四九〇戶	一百餘	糧一斗
革什咱	巴登	頭人(屬丹東土司)	革什咱鄉總保	四八四戶	七八十支	不上糧只當差
廿四村	楊國林	千戶(屬明正土司)	廿四村總村長	八九五戶	一百餘	同上

丹巴士司的轄境詳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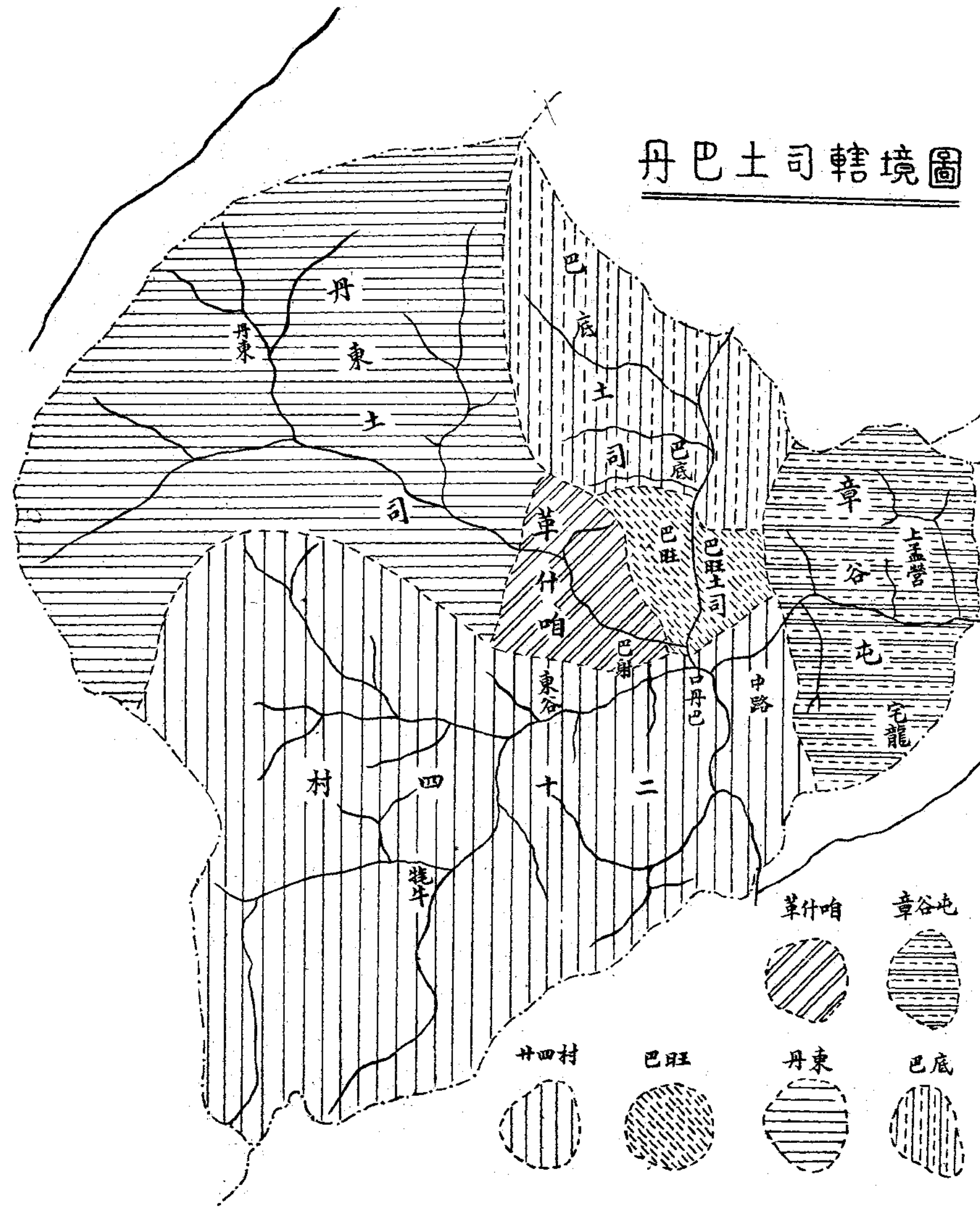
二十七年八月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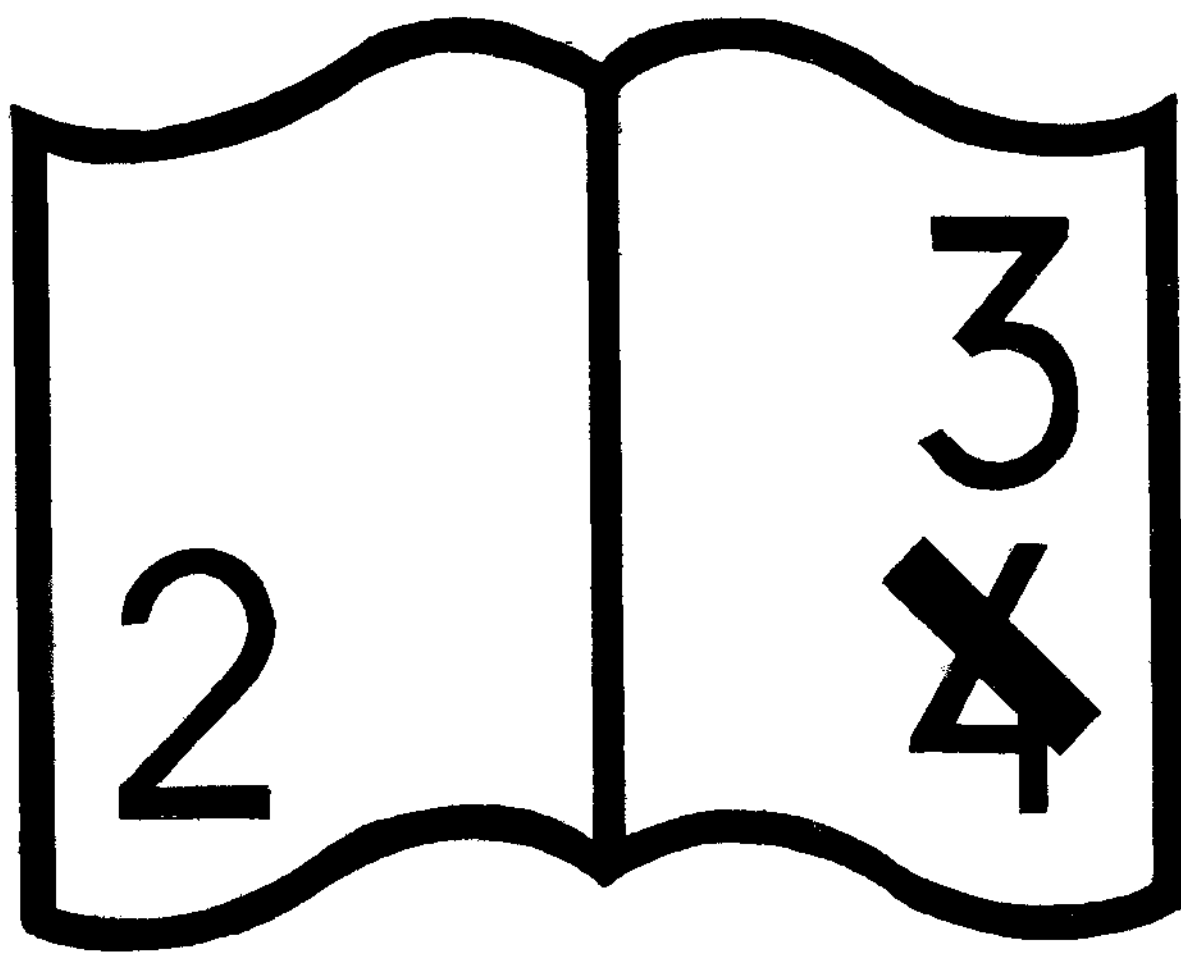
丹巴縣圖

本圖仿任筱莊先生
丹巴圖製



丹巴士司轄境圖





编码错误

雲南三大名花

秦 仁 昌

一、 引言

雲南植物種類之富，非惟甲於全國各省，抑且幾獨冠世界溫暖各地（喜馬拉亞植物雖稱豐富，猶恐不及），在過去四五十年內，歷經中外學者之採集研究，發現之種，已逾萬數，就中直接間接有關國計民生者約三千種，尤以花卉園藝品種為多。據愛丁堡皇家植物園司密斯教授一九三〇年之調查：今日英國全國公私庭園中之花卉樹木種類，約百分之四十，去自中國各省，就中尤以出自雲南者為獨多。數十年來，花卉苗木公司爭相搜集，從事繁殖，以博厚利，一本之價，動輒十數仙分，而好之者猶爭相購求，毫無吝色。近數年來，英國仍派專家在迤西一帶從事於珍奇園藝植物之採集，美國起而效之，最近十五年內，亦遣專人在滇西北部搜集同類植物，以與英國爭衡，可見雲南植物之富源，所以貢獻於歐美文明之進步者，至遠且大，惜乎我國科學落後，國人前此不知利用已有之天賦寶藏，以厚其生，而反見通都大邑，公私庭園所栽培觀賞者，幾乎全為舶來之品，為歐美庭園百數年習見之花卉，一入國境，好之者猶趨之若鶩，捨已芸人，良可嘆矣。

二、 三大名花

雲南花卉植物種類之多，已於上述，欲一一道其詳，非本文篇幅所許，茲所欲言者，僅余認為三大名花耳。滇省茶花，自古有名，品類既繁，色澤亦多，數十年前，已經法人多方搜集，運歸繁殖，并著有茶花圖譜記其詳，其次如黃芍藥（*Paeonia lutea* Franchet）多種奇珍蘭花等等，亦為雲南特產，庭園珍品，名聞

遐邇，然此類花卉，僅能謂爲雲南「名花」，猶不足以當「大名花」之稱也。然則所謂雲南三大名花者，果何所指，一曰杜鵑花，二曰報春花（又稱櫻草）三曰龍胆是矣。茲三屬花卉，並非雲南特產，中國其他各省，（尤其西康，四川）及北半球其他溫暖地方（尤其喜馬拉亞）亦產之。然其種類之繁，色澤之多，雲南所產者實居首位，國人知之者渺，而於英法兩國公私庭園（美國近來亦急起直追）久已博得極重要之地位，並有二三植物學研究機關及五六專門學者，年費巨金，專事搜集研究及培養此三屬花卉，而規模最大，搜集最富者，則首推英國愛丁堡皇家植物園，此輩學者，數十年來，熱心考究，不遺餘力，非僅爲求知欲之滿足，良因此類植物，於科學及庭園進步上，具有特殊之價值，與號召園藝家之能力也。茲特畧述於後，願國內同好注意及之，並急起直追，爲亡羊補牢之計焉。

一、杜鵑花（*Rhododendron*）：屬合瓣花區之石楠科（*Ericaceae*），有六百餘種，分佈於北半球溫帶地，其產於雲南者，約三百種，爲高三四尺至一丈之灌木，間爲高二三丈之小喬木，亦有高僅數寸匍匐於地上者，可分落葉與常綠兩大類，雲南產者，大都爲常綠種，葉之形體，頗類茶花，然亦有大於枇杷者，有小於指甲者，生長極慢，株幹常屈曲如虯龍，花期概在六七月間，在溫暖地則三四月即花，叢生枝頂，成半球形，大者如頭，有白，黃，橙，粉紅，玫瑰紫及血紅等色，嬌艷悅目，罕有其匹，謂爲「花中之王」似非過言，惜多數之種，生於西北部海拔高度二千五百至四千公尺人跡罕到之高山，故其美不彰，且常叢生成林，密不可入，每當六七月之間，花蕾怒放，萬紫千紅，景色之燦爛，實爲人世罕見。英國愛丁堡皇家植物園福萊斯脫氏（*G. Forrest*）窮三十年之光陰，費數十萬巨金，遍歷迤西高山大嶺，深壑幽谷，專事搜集此類植物種子，送回英國，以精巧方法繁殖其種類達二百餘種之多，玲瓏滿目，遂使愛丁堡皇家植物園爲世界最有名之杜鵑花園，凡遊其地者，莫不欣賞不置，雲南名花，因福氏之努力而大彰。其次倫敦邱皇家植物園亦栽有百數十種之杜鵑花，蔚然成林，每當春夏之交，花蕾盛開之際，英倫士女往遊如鯽，流連忘返，其動人之深有如此者，國人之至其地者，又當不知作何感想矣！現英美學者，已著有杜鵑花專篇及圖譜數

種，古色古香，充滿字裏行間，使讀者尤然而生景仰之心。

二、報春花 (Primula)：屬合瓣花區之報春花科或稱櫻草科 (Primulaceae)，約有四百種，分佈於北半球溫帶地，其產於中國者有三百餘種，就中約二百種為雲南產，為多年生草本，亦有一年生者，高自一二寸至二三英尺，葉簇生地面，中出一花梗，著甚多之花，或成球形，或輪狀排列如塔形，有白，黃，橙，粉紅，紫，大紅等色，尤以粉紅與粉紫為多，具幽香，花期為五六七月，經久不凋，其產於溫暖地者，早春及晚秋開花，其早春開花之種，可用溫室促成栽培，使其於冬季開花，以供室內點綴之用，實為冬季重要花卉之一，歐美園藝家，爭相栽培，以博厚利焉。雲南所產之報春花，在三十年前，所知者不過數十種，嗣經福萊斯脫氏三十年來在迤西各地之努力搜集，發現之新種，達一百七十八數之多，今日世界植物園栽培種類之亦多首推愛丁堡皇家植物園。此種花卉在雲南之分佈，亦同於杜鵑花，金沙江，瀾滄江，怒江及思梅開等江間之高山草原，實為其發祥之地，每年六七月間，臨風招展，鬥姿爭妍，幾乎滿望皆是，惜乎生於人跡罕至之地，故鮮為常人所見，苟非福氏之力，其美亦湮歿不彰矣。昆明附近有四福五種，生蔭濕地，其最常見者，為報春花 (Primula malacoides Franchet) 及氏報春花 (P. Farhesii Franchet) 兩種，花帶粉色，具幽香，花圃及庭園亦有栽培者，花期自本年十月起，迄翌春三月止，雖係一年生種，然能藉種子自力繁殖甚易，可不假人力也。本屬花卉之國產品種，靜生生物調查所技師陳封懷君已著專篇詳述，現在印刷中。

三、龍胆 (Gentiana)：屬合瓣區之龍胆科 (Gentianaceae)，有三百餘種，廣佈於北半球溫冷地帶，其產於雲南者，有一百三十餘種，或為一年生，或為多年生草本，高者達二三英尺，矮者僅二三寸，莖直立，或匍匐，花多數帶碧藍色，或藍紫色，亦有紫紅或粉紅者，簇生於莖頂葉腋間，花期概自八月至十月間，其分佈同於前二屬，多數生於迤西高原草坡上，燦然如織錦，其花帶碧藍色者，尤為珍品。昆明附近亦有五六種，十月間著花，亦堪欣賞。此類花卉，在英國最為風行，不論公私庭園，均有栽培，專供點綴假山或草地之用。雲南及西康所產

種類，數十年來，經英美採集家之携歸栽培者，不下五六十種，且有二位學者，專考此屬花卉及龍胆科其他各屬，刊成專著行世。龍胆為我國數千年來之草藥，專主健胃，應用甚廣，然未聞有供觀賞者，亦云奇矣。

三、氣候與適地

由上所述，可知雲南三大名花在滇省之主要分佈區域，為其西北高山，東起大理，南迄騰越，西北經鶴慶，麗江，中甸，劍川，阿墩子而入西康境，海拔高度概自二千五百至四千餘公尺，夏季最高平均溫度不過華氏八十度，雨量豐富，濕度甚高，春冬雨季，積雪數尺，或無雪之地方，最適於此類植物之生長，換言之，乃為高山植物種類也，其在昆明附近及滇東各地所產種類極少，在東南或長江以北各省平地，則天生種類，更數見不一見矣，此無他，因不堪夏秋季之高氣溫與秋冬乾燥之空氣也，倘在蔭影濃厚之森林之下，則少數之種，或可勉強生長，然其情形，則恐遠遜於本來面目，尤以常綠杜鵑及多數龍胆為尤然，故在夏日酷熱之東南與雨量缺乏空氣乾燥之長江以北各省平地，雲南三大名花，無滋長繁榮可能，惟在一千二百至二千公尺濕氣豐富之高山，如廬山，黃山，天目雁蕩等山之森林茂密場所，方能適其生長，此類國產名花，不為東南各省人士所知者，固亦宜矣。

其次，此類植物之生長，須要帶酸性或中性黑色土壤，切忌鹼性或含遊離石灰質土壤，有好陽光直射之原濕草地者，有好半蔭者，有好排水良好之石礫地或石壁孔隙者，各種個性不同，故所需之土壤亦異，不稍通融，然亦有甚多之種不擇環境而生者，故此類植物之栽培，頗非易易，要以順其性適應其生長所需之天然環境為要訣。昆明氣候，四季溫和，無酷暑嚴寒之苦，雖春冬雨季較早，然夏秋雨水豐富，苟擇適當地點，假以人力，改良土質，則本省三大名花，之多數種類，當可生長無疑，茲聞雲南農林植物研究所已將此項名花之搜集與栽培，列入工作計劃，積極從事，於不久將來，黑龍潭龍泉公園一躍而為東方之愛丁堡皇家植物園，實意中事也。

四、繁殖法

杜鵑花可用種子或插條繁殖，惟苗木之由種籽繁殖者，須經十年左右，始能著花，未免太慢，且其種籽細如塵埃，蒔播及管理，必須經驗與耐心，恐非一般嗜花者所能行，種籽播後，經一月至三四月發芽（因種類而異）一年生苗高一二寸，即可移植，或定植。插條繁殖較輕而易舉，於春秋兩季，剪取帶二三年之壯碩枝條，長六七寸，削去一部之葉，插於純潔之細沙中（普通土壤亦可）置於蔭濕處，乾則澆水，經二月至一年即著根，移栽盆中，翌年即開花，此法行之於落葉種類，最為迅速易成，常綠種之插條，有經一年以上不生根者，且對於溫度濕度及水分之調節，甚為麻煩，非有特殊繁殖設備，不易成功。總之，杜鵑花之繁殖，比一般花卉為難而慢，尤以常綠種為然，故往往一本之價，動費十數金，良有以也。報春花及龍胆以種籽繁殖甚易而速，播種後經二三年即開花，其一年生種，經一年即花，且以後由其自己散播種籽繁殖，可不借人力，其多年生種復可用分根法繁殖，故此二類花卉之培養，在適合其生長之氣候地壤條件之下甚為易易，願其種籽標粒極細，易失其發芽力，且播種土壤須肥沃疏鬆，在盆中蒔播，覆以舊報紙，澆水須十分小心，免種籽之沖失，經半月至二月發芽，在蔭濕處生長，經二三月即移植或定植於適當地方，以後即可自力滋生不息矣，國人之愛好斯花者，盍一試之。

芒市擺夷的漢化程度

趙 晚 屏

近來，一般人對於西南邊疆的問題發生了興趣，西南邊疆的問題很繁雜，有屬於政治的，有屬於外交的，有屬於民族的，有屬於經濟開發的，有屬於衛生的，也有屬於文化的，我們這裏要研究的是屬於民族之間同化的問題，我們的研究只限於漢人於擺夷民族的文化關係，其他的民族我們暫時不去管它，因為擺夷是西南邊疆最主要的民族，他們和漢人的文化關係也比較密切，在這個漢人和擺夷民族的文化關係中，我們所研究的僅限於以漢人文化為主體的一部份關係，漢人之中因種種的原因而擺夷化的也有，不過這種現象只佔很小的部份，所以我們把它畧去不提。

我們現在以芒市做範圍來研究擺夷民族漢化的現象，我們所注意的是已成的事實而不是漢化的過程，芒市是龍陵縣以西第一個擺夷區域。在地理上它和漢人移殖區最接近，受漢人文化的影響應該比較深刻，芒市的土壤的自然條件使它成為擺夷區中最富庶的一區，文化的發達和變遷常受經濟條件限制，大凡經濟生活優裕的人民，比較經濟生活差一點的人民，文化活動的機會和可能性要來得大，美國文化的特點如電影，汽車，和無線電，能影響上海和南京的中國人，對於中國內地都市的勢力便差多了，陝北的農村當然更談不上了，所以我們要選一個文化活動力比較大的擺夷區來做研究的對象，最近滇緬公路築成，有許多築路的材料車多由印度人駕駛進來，這些緬甸的材料車多以芒市為終點，再由公路局的材料車轉運到需用的地點去，滇西的擺夷區如遮放和猛卯，都是以印度的盧比做買賣的，可是芒市却依然保持着現洋和小銅錢，現在，國幣也在流行，這種種現象

表示芒市是在兩個有力的外來文化的邊際上，那麼從這個地方去觀察兩種文化角逐的情形，自然更有意義了。

我們研究芒市擺夷的漢化程度，因此，不僅注意這一層關係，我們還要知道英國所代表的文化勢力究竟怎樣？和漢人文化的相對地位如何？這個問題解答了以後，我們過去對於英人在迤西擺夷區的觀念可以完全地刷新，除了這些實際的目的以外，我們也希望對於理論上有所貢獻，同化是社會生活中重要的現象，也是社會學上主要的問題之一，究竟同化的作用是以怎樣的速度進行着的？我們應該用什麼方法去研究？這些，也是我們希望解答的問題。

普通的人常常喜歡提起同化這個問題，例如某甲被某乙同化了，或是印度人已經給英國人同化了。可是他們心目中所想到的同化，常常只是極模糊的一種概念，他們不能具體地說出怎麼樣同化，同化的是些什麼，有時他們所指的同化只是一種模糊的現象，模糊是同化的重要過程，可是模糊決不就是同化，研究社會學的人也很少對同化現象有十分明確的解釋的，有人研究過美國黑種人所受白種人文化的影響，可是也都只限於某一方面，或某一種特別的文化；至於以文化全體來加以分析，研究在各種文化制度及每點中同化的不同程度或重要原則的，却并不多見。

在這篇文章裏，我們打算把文化的各重要部門都包括在內，我們把文化分成主要的文化和次要的文化兩部份，主要的文化包括維持生命，種族和社會生存所不可缺少的各種文化，次要的文化包括各種使人類生活和社會生存更豐富更有意義的各種文化，我們要看一個像擺夷那麼的文化系統中，主要文化和次要文化吸收外來文化原素的接受性是否一樣？在主要文化和次要文化內部的各種文化制度和特點接受外來文化的程度是否一樣？那種文化的保守性或拒斥性比較大？那種文化特別容易受優勢文化的影響？代表文化原素的人是否也有決定文化接受或拒斥的力量？

(1) 主要文化——求食的文化

一個人民常吃的是那種食物，他們怎麼樣烹調這種食物，他們在什麼時候聚

餐，以及他們在食桌上所用的器具和禮節，這些都是求食的文化。

擺夷最主要而普遍的食品是米，我們不能說這是受了漢人的影響，米是亞洲東部各民族共同食品，所以我們只能說擺夷和漢人有食米的共同文化特性，擺夷的米飯是用蒸煮的方法製成的，蒸煮時用鐵鍋，飯成以後裝在竹編成的匣子內，這裏所舉的三項，前二者和漢人的習慣極相近似，不過其中有一部份的近似可以說是由於米食文化自然發展出來的，可是漢人的影響不能說沒有，他們所用的鐵鍋是由龍陵和保山的商人肩担去的，形式也和漢人所用的鐵鍋完全一致，只有第三項盛置米飯的竹匣却是擺夷文化的特點，沒有受到漢人的影響，這可以用一件有趣的事來說明。擺夷的飯匣是由上下兩等形的盤形物合成的。裏面所裝的飯平均分配於上下。我們初試開匣的時候，常不能使匣中之飯平均分離於兩盤形物內，以其中的飯狼籍滿桌，而擺夷侍役却能輕而易舉將匣分離，匣內之飯平均分裝於蓋部及底部。許多擺夷所食之食品，均為漢人所常食。其中有若干種食品，尤其是代表擺夷所受漢人食物文化之影響，最顯著的是豆腐。豆腐是漢人食物文化中最有趣的特點，它底製造需要一種特殊的知識和技術。我們決難相信擺夷係自行發明此種豆腐製造之技術。豌豆苗也曾在菜市中見到。凡可以種豌豆的地方，人民都愛吃豌豆或有吃豌豆的習慣，可是以豌豆苗當作食品，是一種特殊的利用和嗜好，所以我們相信是受了漢人的影響。我們在菜市和飯桌上還看到韭菜芽，韭菜芽有一種特殊的口味，並不是每個人都愛吃的。以韭菜芽為食品當以漢人為最普遍。擺夷民族的以韭菜芽做食品，受漢人影響的可能性也很大。擺夷的食品中也有完全為擺夷民族所特有的，例如酸菜。擺夷愛食酸性之食品，所以每在烹菜時加入酸性之液體，此種酸性食物漢人初食時頗不適口。

擺夷之肉類食品以豬為主體，雞鴨及牛羊之肉，均少用為食品。魚係緬甸運來，僅偶然購食。此種以豬肉為主體之肉食習慣，亦可相信有若干漢人之文化要素在內。在芒市之七司衙門內有花廳一所專為供貴客宴食之用，廳上滿佈賓主豪飲和酒賦詩的對聯，這種對於飲酒所發生的浪漫意識，完全屬於漢人的文化。

擺夷烹製食品所用之器具，包括土竈，鐵鍋，菜刀，鍋鏟等，他們所用的鐵

器，多半係漢人所售，只有土竈是他們自己糊製的。這些土竈很明顯地暗示我們，它們底來源是屬於漢人的，因為它們底原料和製造的形式都和漢人一樣。這些土竈都不裝通烟管，和雲南內地的差不多。擺夷所用的燃料主要的是木柴，竹枝和牛糞餅，牛糞餅是擺夷所特有的燃料。

擺夷飯桌上所用的器皿包括筷子，飯碗，菜碗等，這些，無疑地是漢人食物文化的特色。飯桌上的似乎沒有漢人那麼嚴格和周全的禮貌。這是因為擺夷的求食文化還沒有發展到以宴會為社會交際的地步。同時他們家庭內的關係，也沒有漢人那樣嚴格和固執，家庭的尊卑關係表現在飯桌上的也同樣地比較自由。

口香糖是美國的社會的文化特點，在擺夷區域也有和口香糖性質相似的蘆子，這種蘆子在嘴裏嚼了以後會使牙齒發黝黑的光亮，所以在滿足食味的刺激以外還具有美感的意義在內。美感是一種極微妙的感覺的判斷，各人和各社會的判斷標準未必一樣。這裏認為美感的，未必就為那裏所接受。蘆子具有滿足味覺和美感兩種刺激的性質，因此，它能被人接受的限度也就比較受了限制，因為它要滿足兩種條件纔能被人接受。蘆子在擺夷族內是普遍地流行的，除了少數進步的貴族和土司。這是擺夷所有的文化特點，漢人是絕少把蘆子當作消費食物的。

在食物中，我們不能發見有英國的文化特質參雜在內，有之，怕只有紙烟一種。不過擺夷多半吸草菸，這是他們土產的，和雲南的漢人所吸的一樣。英國的紙烟多半僅為土司及富有的貴族所享用。

求偶的文化

人類有一種生物的性的本能，這種本能的滿足的方法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現象。普通，這種本能都是以婚姻制度和家庭形態來滿足的，不過性道德的觀念和男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是增加求偶文化的嚴格性和複雜性的文化制度。

擺夷的婚姻是由父母和子女共同的意志決定的。父母不同意時婚姻的成功便發生了阻礙，子女不同意時父母也不能強迫結婚。子女對自身婚姻表示意見的地位，是漢人固有文化中所沒有的。擺夷男女的結合多由於自身的心願而不是經過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的。這也是和漢人不一樣的地方。在婚姻一點上，擺夷所表

現的個人主義似乎比較漢人強烈。

在迎親時，按擺夷的習俗，例須由男家送銀洋，酒肉，和茶烟之類作為迎親禮。迎親禮是一般社會所共有的特點，多半是自然演化而來的。不過在迎親禮中所規定的禮物，却能表示兩個文化的關係。我們在擺夷的迎親禮中，看不出漢人文化的痕迹來。漢人在婚禮時所表示的那種極端鋪張的文化特點，在擺夷族中是沒有的。他們底婚姻，既不是憑媒介紹，也沒有契約的形式，換言之，他們沒有婚約之類的制度。也許在擺夷的觀念中，契約的觀念還沒有成熟，因為我們在別的場合之下，也沒有發現過契約的形態或意識存在。做婚姻的證據的是在成親時所邀請宴客的親戚和朋友。

擺夷的家庭是小規模的，男女成親後常自營家庭生活。父母去世後，兄弟便各成家業。有時父母不能自謀生計，亦有依子媳為生的，年老的母親多半跟着女兒去婿家。擺夷父母沒有兒子時，亦常招贅女婿，這種情形似乎很普通。

在擺夷家庭中，父親並沒有絕對的權威，做丈夫的也沒有絕對支配妻子的權利，所以父要子死不得不死，和之從四德的觀念并不存在。擺夷家庭中父子男女的倫理關係相當平滑，奴隸制度在擺夷家庭中也不留痕迹。擺夷家庭中是沒有婢女的。傭工也不多見。

擺夷家庭中操作最勤勞的是女子。她們白天在田間耕作，或上山取柴，傍晚回家後又打水煮飯，也有白天在家織布的。在市集的那天，婦女的活動比較男子更多。做買賣的多半是女子。不過對於家庭重要的事故發生，還是以男子為主體的。

除了上司和貴族，普通的擺夷家庭是沒有姓的就有了姓也是借用漢姓而來的。對於家系他們並不發生興趣，換言之，在他們底文化中，家系和後裔的地位並不重要；因此，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倫教擺夷是不放在心上的。我們在擺夷區的漢人家中總看見堂上供着天地親師的木座，在擺夷家庭中是沒有這些東西的。他們既然沒有家系的觀念，又沒有香火相承的觀念，所以供祭祖先的文化特點在擺夷家庭中便立不住腳。由於這種情形，擺夷文化中並沒有重男輕女的現象和制

度。

可是男女在家庭中的地位雖然沒有重大的尊卑分化，男女的性道德標準却不完全一致普通，男女在未婚嫁時，是不受性道德的約束的。他們可以自由講戀愛，發生性的關係。漢人對於女子未嫁時所絕對重視的貞操觀念，擺夷的少女是很淡漠的。可是，女子在婚嫁以後便不能再有滿足性本能的自由了。換言之，婚姻使擺夷女子在滿足性本能上受了限制。可是，男子在婚嫁以後便不能再有滿足性本能的自由了。換言之，婚姻使擺夷男子在滿足性本能上受了限制。可是，男子并不受這種道德的拘束。他可以和其他的女子發生關係，而且這種正式婚姻以外的性的關係，社會亦承認它底正常化和制度化，這便是擺夷男子所娶的妾。男女的兩重性道德在擺夷社會中也是存生的。

女子的命運并不如上述的那麼不幸有一件事可以担保她們的地位和幸福，這便是擺夷社會對於離婚并不採取嚴厲的否定態度。男女如發生不相融洽時，可以自由離婚，離婚以後的女子可以重嫁，而不會受到像漢人社會所給予的凌辱的遭遇。擺夷女子用不着貞節牌坊來顯揚她們底地位和身價。

擺夷家庭不重視子息，所以長子享受不到特殊權利。父母死後的遺產由長幼平均分配，未嫁的女子也有分得遺產的權利。雖然男女所得的東西未必一樣，這種女子遺產繼承權的存在却是被承認着的。

求偶的文化包含人類最深沉的感情成份，這種感情所發生的價值觀念是不大容易改變的，以這種感情為基礎的文化自然也少改變的可能性。擺夷家庭中有好許多基本的觀念都和漢人傳統的家庭觀念不一樣，因此，像節孝和男女地位等文化制度便沒有方法傳遞過去。不過在求偶的文化中，漢人的力量也不是完全沒有。擺夷民族嚴格限制與山頭及其他人種的人通婚，可是他們并不限制和漢人通婚，擺夷女子也是願意嫁給漢人的。不過，因為漢人和擺夷對於貞操的性道德觀念有根本不同的基本立場，所以這種結合僅限於少數。

求存的文化

人類有求生存的要求，他利用各種不同的技術和組織來滿足求生存的要求。

生存的意義是根據於生存的價值的，換言之，人類需要那一種的生存方式，那麼這一種的生存纔會有意義。生存的價值跟着社會其他的價值而變動，在爭自由和解放的時代，我們聽到不自由毋寧死的口號，在一個民族求解放的時代，我們聽到爲民族而犧牲的呼聲。社會愈進步，求存的文化的内容愈豐富和複雜。

求存的文化包括物質的和精神的兩種。在物質的一方面是我們怎樣謀我們生存之道，這裏面包括經濟的及技術的各方面的活動。在精神的一方面是我們對於生存所定下的價值觀念，便是在何種情形之下，我們纔希望生存，在何種情形之下，我們覺得生不如死。對於死的重視是漢人文化的重要特點。漢人不但在個人死後要極力鋪揚，而且常常有殺身成仁和捨生取義的。在這裏情形之下，生的價值小，而死的價值大。本來是一個極平凡的人，也許因爲，死而顯親揚名。如果有什麼事不能解白，常有人以一死來洗刷，社會也便因爲他底死而承認他的情血和無辜。漢人的求生文化中死的價值和地位都很高。

我們現在要在擺夷族的求生文化中去找尋是否有漢人的文化影響。求生的文化範圍很廣，我們不能一一提出來研究。許多複雜的事實只能使我們底觀察凌亂。所以我們只能提出一些主要的制度和它底重要特點。

擺夷謀生最主要的技術是農業，而這種農業也是狹義的，只限於米穀的耕種。在一個依耕種爲主要求生技術的社會中，有幾件重要制度是可以特別提出來研究的。第一是土地制度。芒市擺夷區的土地制度有它特別的來源，全區的土地所有權都屬於土司，和他底屬官或貴族。平民只是土司或其屬官的佃戶；他們按照土地肥瘠的情形每年繳納不等的佃租。據稱在芒市的擺夷自滿清末年以來已漸漸有了土地耕種的買賣的風氣，不過這種例子和數量還很少。主要的土地所有形態還是土司做地主，平民當佃農。這個制度和漢人現在所普遍實行的不一樣，在他們，土地爲人民私有的觀念還不存生，或是還沒有成熟，或是受現存政治制度的限制。不過這種土地所有形態雖然和漢人的不同，却并不能說和漢人沒有關係。芒市的土司稱芒市安撫司，明崇禎十三年成立，這種宣撫司的組織是漢人政府對擺夷所施的統治形態。一直到現在土司承襲的時候還是要經過省政府主席加委的

○只要漢人的這種統治形態存在一天，土司的一切權利也便受到一天的保障。要不是由於漢人的政治統治關係，換言之，假如漢人政府取消土司制度，不承認土司對土地有世襲的所有權，那麼擺夷的經濟生活一定早發生了變化，現有的土地所有權的形態不被擺夷自身經濟的發展所破壞，也將被漢人中冒險的農民所摧毀。

除了土地制度，在農耕的求生文化中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特點，便是農具和動力的來源。擺夷耕作所用的犁，耙之類的工具都是由漢人前來販買的，所以它底形式和漢人所用的工具可以說完全是一樣的。不但犁頭的形式是一樣，便是犁頭上部木架的構造也是彷彿。就這一點來看，擺夷族的農耕是受了漢人的影響，可以說不會有錯誤。擺夷在犁田時所用的動力來源有水牛及黃牛兩種，和中國內部的差不多。不過中國內地的牛都是用短木穿鼻而牽行，擺夷并不用短木穿牛的鼻子，普通總是趕着走的，需要牽行的時候，短木是放在牛鼻的一旁而不是橫穿牛鼻的。中國農民對於耕牛有一種特別的迷信和愛護，這種重視牛的觀念影響到社會其他部份的人的信仰，這一點我們在擺夷民族中似乎沒有找到。

擺夷農民耕作的時期大致和漢人差不多，這是受天時和氣候支配的。不過擺夷地的氣候溫暖，土壤也肥腴，插秧後的工作不像漢人那麼認真，施肥是沒有的事，因此，擺夷和漢人所施的是那一種肥料也就無法比較了。

芒市擺夷量穀時所用的器皿是升，斛，和籬，二升為一斛，十斛為一籬；擺夷計算土地也是以籬種為單位，例如某人有幾籬種的地，或是某人種了幾籬種的地。這種計算所用的單位，是比較簡單和原始的制度，和漢人所用的單位完全不一樣，而和緬甸方面的相似。

擺夷的生產技術還沒有發展到以工業為求生手段的程度，所以在擺夷的求生文化中我們將工業這一門類取消。不過擺夷民族已經有了貿易的觀念和事實，這種貿易是在比較原始的形態之下存在着。他們所做的限於小本的經營，擺一個小攤，出售一點零星的小商品，多半是食品，如瓜果糕餅之類，這些，都是補充家

庭收入的，完全依貿易謀生的並無所見，最多也不過有一二所小商店，多半比較永久的商店是由漢人開的。

擺夷的經濟能力不大，不需要經常的買賣市場，除了每晨的業市，多半的買賣是在市集那天做的，這種市集每五天舉行一次。因為擺夷的商業經濟還沒有高度的發展，信用的基礎並不成立，不但在商業上沒有，便是普通情形之下，借貸也是沒有的。所以質當，錢莊，或是銀行在芒市擺夷區是沒有的。不過因為去緬甸的擺夷和漢人需要印度的盧比，所以在芒市却有兌換錢洋的商人，他們都是漢人。

在商業的求生文化中有一個極重要的文化特點，便是貨幣。芒市的擺夷還沿用着雲南舊有的現洋和銅錢，中央銀行的一文國幣和角券已在推行，除了比較進步的擺夷，普通的人并不信仰紙幣，他們只相信硬幣。

因為擺夷的經濟生活還是很原始，所以在漢人求生文化中所發生的比較真變的制度和習慣，擺夷的求生文化還沒有那麼一個準備來接受。

衣飾的文化

芒市擺夷之衣着以女子最為別異，男子之服裝與漢人大致相似。普通，芒市的擺夷男子在白晝時多着短衣及長袴與漢人無異，惟着鞋之人不多，大半赤足而行。頭上常以黑色或藍色之頭巾包裹之。擺夷男子在夜間多以棉毯裹身，不另添衣。此項棉毯多係印度之出品，擺夷男子用得普遍。擺夷中之貴族則多着漢人之服裝，如長衫及鞋襪等，似乎漢裝以後更能表顯他們底身份。對於這些貴族，頭巾的痕迹已不再留存。他們多戴呢帽，漢人的小帽却并不流行。較富裕的，或是去過夷方或外鄉的，或是比較年青的，常愛着西式服裝，大多是緬甸的出品。不過很少連帶着穿西式袴的，所以形成很奇怪的配合。這些擺夷已多着皮鞋及洋襪。

芒市擺夷女子最普遍的服裝是藍色的短上衣，和黑色的包裙。她們都是不着

鞋襪的，僅在偶然的時分她們纔用鞋子。她們底膝上都裹着繡花的裹腿，頭上的包巾視女子婚嫁的狀態而不同，未嫁的女子多頭盤辮髻，已嫁的女子使用深紫色的布在頭上盤得高高的。她們底衣鈕大多用銀飾做成，有時亦利用磨製之銀幣作為鈕扣。如果這些都不用，那麼她們便用布條縫成鈕扣，擺夷女子的服裝上只有這一點使我們發覺有漢人文化的影子。

擺夷女子所有的服裝并不多，普通每人有兩套，一套是日常穿的，一套是在市集或其他日期穿的。我們很少看見擺夷女子穿着破濫的衣服在街道上走的，而且，她們總把衣服保持得很潔淨。這種愛好潔淨的心理，使人發生極良好的印象。

芒市擺夷所着服裝，大多用他們自織的布製成的。差不多每一家都有一個簡陋的織布機，織布機是木製的，根據我們對於擺夷製木技術的調查，我們知道這些木機不會是擺夷人民自製的；織布機的構造和漢人鄉村家庭所有者極相似，我們相信這種織布機是由漢人手裏買來的。芒市擺夷所買的布除土製的外，多半是由緬甸方面運入的印度棉織品。

芒市擺夷女子到了成年以後有墨齒的習俗，這是擺夷所自有而和漢人的文化完全沒有關係的。不過近來比較和漢人接觸多的或有知識的女子亦多不愛墨齒，她們知道墨齒是漢人所輕視的。如果以後漢人的文化勢力日增，或是擺夷女子的知識進步，那麼墨齒女子的數量一定會漸少下去。漢化和知識的進步有極密切的關係。擺夷女子在成婚後都戴高包頭，這也是擺夷所特有的文化，因為高包頭在衣飾的意義以外還包含女子在生活情形的表徵，這種含有性德道成份的習慣，拘執和保守的力量特別大，所以我們還很少發見不用高包頭的已婚婦女。

擺夷女子之戒指，手鐲，多係以銀質製成。金質及玉質之飾物殊無所見。此種銀飾多係漢人製造，於市集之日來芒市設攤售賣。不過手鐲和戒指上的紋形粗大複雜，和漢人所用的不一樣。擺夷女子之家庭經濟狀況，可以從她們身上銀飾的重量來估計，家庭的經濟狀況比較優良的，身上所佩戴的銀飾也特別多。

擺夷自有之服裝，除以質料及飾物表示其個人之家庭狀況外，并無特殊之意

義。在漢人社會中，長衫與短褂之間常自然形成一種階級的感覺。在擺夷社會中，除土司及貴族有改着西裝及漢裝者外，普通民間的服裝的形式還沒有和社會階級連帶分化的現象。

在擺夷的衣飾文化中枕頭佔着特別的地位。在婚嫁時，擺夷人民多以枕頭為禮品互相餽贈，在喪吊時，擺夷家庭亦將枕頭供臨堂前，做擺時，枕頭之數量更見增加；無疑地，枕頭已和擺夷的迷信心理打成了一片，發生極密切的關係，而有特殊的社會價值了。

住屋的文化

芒市出產大量的竹，這種竹便被擺夷民族利用來建築住屋。芒市擺夷的住屋普通多是以竹編成的，上面鋪一層厚厚的茅草，住屋的四週圍着竹欄。擺夷住屋的建築大致有一定的形式，最普通的是正面三間，左右有邊房，一面用作堆物及竈房，一面用作豬舍。如家中畜有牛馬，那麼再在正房對面建築馬廄牛舍。馬廄及牛舍之上常有一樓以堆積雜物，這是普通擺夷住屋中唯一的樓。擺夷住屋建築樓房的不經見。

擺夷的居室多係泥地，偶然亦有見用三合泥凝成者，這是我們在擺夷住屋中難得發見的和漢人有關係的地方。擺夷雖講究一身的潔淨，但是對於住屋的衛生却極不注意。牛糞餅在竹牆上任意鋪貼，屋頂有無數蛛網及塵垢，廚房裏的烟氣任其向居室中飛揚。個人之私生活亦不講求，普通常係二三人一床，甚至二之床同置於一屋，蚊帳及被褥亦多穢不堪觀。

擺夷族中之較富有的多喜蓋漢人式的住房。他們也堆起黃土的磚牆，他們也用木料來蓋房子，他們也用瓦蓋在房子上面。這些房子都是乾冬天氣由漢人前去建築的，形式和質料與雲南內部的漢人住屋完全一樣。

擺夷的住屋只有一種目標和用途，便是避免人和物遭受自然的侵襲，他們用的不着建築堅固住屋來預防人為的危害。因此，他們底住屋都是極薄弱的，擺夷人民出外工作時僅需掩扉而去，不必加上門鎖。

芒市的擺夷只能自編竹屋，他們不能造木屋，也沒有各種造木的工具和知識

○燒瓦磚的技術也不是擺夷所已經發明或得學的。所以，那些有餘錢想蓋木屋的，不論原料和技術都得等待乾冬漢人下夷方來的時候。這些漢人所帶來的是一些必要而簡單的工具，和他們幾千年傳下來的技術知識。憑着這一些知識和工具，他們燒起瓦磚，開起工場，替擺夷蓋起房子。有時，一個冬天的時期還不够蓋起一所房子，可是漢人所害怕的烟瘴季却到了，他們底房子便只好中途擱置起來，等到第二年的乾冬天，當漢人重新下夷方來的時候再得完成。

芒市土司和貴族的住屋多有採用緬甸式的建築，有些原料如洋鐵皮等亦是從緬甸運來的，可是蓋造這些房子的還是漢人，這些漢人都是從龍陵前往的。

芒市區域內的建築途擺夷自有的和漢人式的以外，還有一種第三式的房屋存在。這便是擺夷寺院。在擺夷區域內，佛寺的數量依人口為比例來說要比漢地多。他們所信的佛是屬於緬甸的佛教系統，因此，他們底佛寺的建築材料及形式，也都暗示着同一來源。宗教和建築常常是極密切地配合着而不容分離的。

漢人有許多關於住屋的迷信，例如蓋房時所看重的風水，對於正樑的重視，門神和竈神的信仰，這些，擺夷並不注意。不過，有一件事却是可以注意的，便是，漢人常把門聯貼在大門的兩旁，尤其是在新年的開始，這種習慣已經被擺夷族中的若干份子所接受下來，不過貼這種門聯的多半是漢化了的住屋，可見漢人的這種習慣是跟着住屋的轉移而一同來的。

(下期續完)

諸葛亮與雲南西部邊民

江應樑

一、雲南西部邊民之孔明崇拜

蜀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在現時雲南全省各地區中，是被一致崇拜敬仰着的一位古人——或者可以說是一位神靈，武侯祠是在任何城市村鎮中可以常看到的，孔明之名，雖村婦孺子，也多知之，這原因，當然爲着這位歷史上的偉人，在距今一千七百年前，曾經身統大軍，五月渡瀘，來到這邊鄙的南蠻之區，七擒孟獲，使驕悍成性的南蠻，也居然能心悅意服的俯伏於地曰：「南人不復反矣！」神威厚德，廣被南中，一千餘年來，受南中人民的馨香敬仰，自不是偶然的事了。不過，今日滇人之敬奉武侯，從民族及地方的區分上說，也有着一種厚薄不同的趨勢：

- (一) 夷民較漢民敬奉尤爲虔誠。
- (二) 邊區較內地敬奉尤爲普遍。
- (三) 就邊區夷民來說，則對武侯敬仰之最深者，莫如西部一帶之邊地夷民。
- (四) 武侯的南征遺事，以西部各地流傳的最廣，而武侯的南征遺跡，亦以西部一帶爲最多。

作者于民國二十六年爲邊地夷民的考察而行走於雲南西部各邊區中，即深覺諸葛武侯之遺威遺德，所加於西部各夷族間者，實在深而且廣，同時，于所經各地所採訪到之武侯南征遺跡，似乎確實顯示着當時孔明的南征，會親到西部邊區

各地，與住居邊地各夷族，發生了很多的關係。永昌府志載：「蒲人敬諸葛公特甚，祠之於其營，僭諡之曰神武有徵靈通昭帝。」試先看今日邊地各族，對於武侯之普遍而熱烈的敬奉實情：

現時雲南西部邊區中崇信孔明之最甚者當推開欽族，開欽（Kachiu）即騰越龍陵沿邊一帶所謂的山頭，此族的分佈地帶甚廣，自北部的尖高山一帶，沿滇緬邊界而南，直到騰龍邊外的南甸，隴川，猛卯，遮放諸地，皆為其主要分佈區，開欽族的文化甚低，生活在狩獵與山耕之間，漢化程度亦最淺，但在此種原始的生活文化中，他們都普遍地知道中國歷史上的兩個偉人，一是一千七百年前遠征南蠻的漢丞相諸葛亮，另一是四百九十年前三征麓川的明尚書王驥，其中尤以諸葛武侯，不僅普遍地被知道，而且普遍地被奉為民族中的最高神靈。開欽族不信任何宗教，只信鬼，在他們的觀念中，認為超現實的世界中所有者便只鬼之一物，生人的日常生活上所感到的禍福，皆鬼所給與。故祭鬼為其宗教中之大典，惟鬼之上，却有一最高神靈，便是諸葛武侯，開欽族把諸葛武侯奉做了人類世界的創造者，呼之為孔明老爹。遇舉行任何宗教祭典時，必先呼孔明老爹之名而祭拜之，始再祭及所欲祭之鬼魂，不論婦人小孩，無不知孔明老爹者。其族中且流傳着一個通俗的故事，謂孔明老爹南征時，知道開欽族野蠻兇悍，留之必為後患，擬根本滅絕了他們的種族，於是教給他們，人死後不要平臥而葬，須直立葬入土中。相傳人死後直立而葬，其子孫必絕滅，當時他們便覺得此種葬法似不大好，便去請教孔明老爹，孔明老爹却不加思索的答覆他們說：「直葬很好」！這是討到孔明老爹的「口風」了，開欽民族把死人直立埋葬，不僅子孫未絕滅，直到如今都一般地「很好」的。——騰龍沿邊的山頭族，今日對於死人的屍體，仍是直立埋葬土中的。從這故事看來，孔明對於開欽族，并未存有好意，開欽對孔明此種欲絕其子孫的毒計，應當會引起仇視的反感來的，然而不，今日的開欽，對於武侯却是一致地敬而愛之的。

散居於怒江沿岸，騰越龍陵邊區的傣僳夷族，也敬孔明若神明，近來外籍教士，多深入邊區，對於傣僳山頭諸族傳佈基督教，他們為要取得諸夷民對基督發

生信仰，於是便編造了一個滑稽的故事，向諸族中宣佈說：上帝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名孔明，二兒子名耶蘇，過去是大兒子掌事，所以我們要信奉孔明，現在大兒子孔明已經退休了，掌事的是二兒子耶蘇，所以我們現在不應當再信奉孔明而是要來信奉耶蘇了，據說這故事幫助了他們收到傳教的功效之處不小。

現時騰越縣屬之甘蔗寨，汪家寨；南甸土司屬境內之孫家寨，龍窩寨，小青木寨，長寨等地，住居着一種卡拉夷族，其族人自稱為大漢人或舊漢人，亦稱守土人，據說在漢朝時便從中國移居南荒來的。相傳孔明南征到此，其族長有名汪伯爺者，助孔明平蠻有功，孔明乃賜汪伯爺以「一望之地」；所謂一望之地，便是由汪伯爺伏在地上，從孔明跨下望出，所能望到之地，即以賜之。當時汪伯爺一望，即望到今之甘蔗寨一帶地（北距騰越三十里，南距南甸土司所在地之遮島七十里），故甘蔗寨實即卡拉族之發祥地，為不忘孔明之賞賜，故人即呼此種夷民為跨襪，後訛為卡拉。

西部邊區中的主要夷族——緬夷，今日為着一致的崇信佛教，在整個人民的生活信仰中，已全蒙上了佛教的色彩，對於孔明的崇拜敬奉，似不如其他邊民之深；不過，孔明老爹，在緬夷族中，仍是一個被普遍認識而敬仰着的偶像，清人曹選詠永昌諸葛營詩謂：

「孟獲生擒雍閬平，永昌南下一屯營，該人也解前朝事，立向斜陽說孔明。」

足見緬夷對於孔明認識之普遍。今日緬夷區域中佛寺大殿之建築，其屋頂俱作兩層，上狹下廣，有似中國古代之瓦楞儒冠，緬人謂之孔明帽，謂係仿照孔明所戴帽子之式樣造成，是則緬夷虔信之一神的佛教中，也免不了有武侯的崇拜雜入其中。

從這些事實裏，已可充分地見出諸葛武侯在雲南西部邊地夷族中，已成為一個被普遍崇敬着的偶像，邊民對武侯之崇敬，實不自今始，唐樊綽蠻書雲南城鎮第六載：

「永昌城左哀牢地……西邊大洞川，亦有諸葛武侯城，城中有神廟，

土俗咸共敬畏，禱祝不闕，蠻夷騎馬，遙望廟卽下馬趨走。」

遠在千年前，邊地人民對武侯卽敬畏若神明，迄於今日，崇信之情仍不稍衰，實不能不說是一種奇跡。

二、雲南西部一帶之孔明南征遺跡

諸葛遺跡之在滇中者，以永昌境內爲最多，自大理西上，直至滇緬邊境，據作者個人所親見到者，有下諸椿：

1. 天威運 大理下關之南洱海水出口處，水流奔騰，有大石橫跨河上，形勢險絕，名天生橋，相傳爲孔明七擒孟獲處。

2. 諸葛寨 在永平縣北三里，傳係孔明征南時駐兵之所。

3. 諸葛營 在保山縣城南五里，永昌府志稱：「昔武侯屯兵之所，及還，漢人有遺於此者，聚族而居，至今呼爲舊漢人。」作者曾遍訪村中居民，則多說明代自南京遷來，舊漢人之名，已無人知曉。

4. 三海七墩 諸葛營附近有三池：一曰大海，又名諸葛堰，廣百畝，四周砌以大石，春冬積水成海，夏則放出蓄水以灌溉附近農田，放水後池中亦可種稻，據說所產之米特別香甜；二曰東海，三曰小海，面積均甚小，冬春常涸；相傳皆武侯駐軍時開鑿以飲軍馬者。三海之間有土墩七，謂係武侯紮營之地，七墩相距在三里內，成北斗七星形。

5. 神箭墩 諸葛營村前田中有土墩，高四五尺，廣約三方丈，村人呼爲神箭墩，相傳武侯大軍未至永昌時，此間駐有大部蠻兵，武侯兵至官坡嶺，遙見此間蠻兵衆多，卽施巧計，用木削成大箭桿，以犂作箭頭，使人僭入蠻寨，將箭頭埋入墩內，平明，蠻兵見之，皆大驚曰：官坡嶺距此五十里，孔明一箭卽射至此墩上，吾輩不可居矣！卽相率退去。武侯始率大軍進駐其地。

6. 諸葛旗台 在諸葛營前小海子內，府志載：「武侯豎旗之所，周匝三十餘丈，隨水高下，雖巨潦亦不能浸。」

7. 諸葛井 府志載：「在哀牢山上，二穴相去一寸五分，各圍三尺許，形圓如碗，水可飲千人，夜有火光，孟春月，居民視井水盈涸以占歲之豐歉，相傳武

侯鑿以濟軍者，又名天池，又名金井。」

8. 糧堆 縣城東南山中，有墩阜甚多，土人呼爲諸葛糧堆，謂皆孔明覆糧於此以示夷人者。

9. 保山斷脈 清張繼漢考載：「諸葛南征……班師，抵永昌，斷九隆山脈以泄王氣。」府志載：「卽太保山接脈處，昔武侯過此，掘地以鐵物鎮之，防夷叛也。」

10. 右軍台 在諸葛營東，相傳孔明右軍駐紮地。

11. 諸葛城 府志謂在高崙山分水嶺，舊傳諸葛運鬼功一夜而成者。不知是否卽蠻書所載大洞川之諸葛武侯城？

12. 鎮夷石堆 在騰越矣羅山後，高丈餘，傳亦武侯屯兵處。

13. 十九古街 在漾濞大邑村，每年二月十九日，四方客商與土人相貿易於此，相傳孔明南征，擒孟獲於此，土人往觀如市，沿而爲街。

14. 盤蛇谷 自騰衝至保山途中，將近蒲縹處，有地兩壁懸岩，中爲大溪，人傍岩沿溪行，有一岩壁立數十丈，成赤黃色，相傳卽武侯火燒藤甲兵處。

15. 啞泉 在盤蛇谷附近，岩中鑿一大洞，以盛山泉，旁有石刻曰：「此啞泉，不可飲也！」作者往觀時泉水已枯絕。

16. 關索嶺 在保山城南六十里，相傳武侯南征時，關索隨軍屯於此。

17. 孟節寺 在龍陵縣平安所東，府志載：武侯南征至此，有啞泉，人飲之卽死，時有孟節，具告泉之毒，惟夷寺井水與九葉芸香草可解，軍士全活甚衆，今寺與井俱存。

18. 孔明碑 龍陵縣志載：「孔明碑在平戛三江口半山上，萬丈懸岩，人跡罕至，俗傳武侯征蠻時所立，碑文云：漢丞相諸葛亮至此，又云：諸葛到處無人到，未知孰是？今字跡剝落，無可考証。」又同書載：「諸葛碑在土司界外大夷山，穹然屹立，草封苔蝕，有親至其下者，辨其字曰：漢殺夷，夷殺漢，殺盡夷人方歸漢云。」

上武侯征南遺跡十七處，計在大理，漾濞，永平，騰衝四縣屬境內者各一處

，在龍陵境內者二處，餘十一處均在保山縣境內。除此種實物的遺跡外，尚有兩個史事的遺留：

A. 籐甲兵遺族 騰龍沿邊的山頭，崩竟諸族，喜以籐圈作婦女的裝飾品，用細籐作成圓圈，上髹以黑漆，於腰，腿，臂上，各圍數十百個，邊地相傳，這即是籐甲兵的後裔。

B. 孟獲遺族 保山縣境內之孟家，計有兩族，一族係明初由江南移來之漢人，另一族則係當地的土著，相傳即孟獲之後人。

三、諸葛南征并未到西部一帶之探討

根據上兩節的記載，則諸葛武侯之南征，似乎曾如地方人士的傳說，曾親經大理，漾濞，永平，渡瀾滄江而到永昌，更渡怒江而到龍陵騰越等地，滇人馮甦演考載武侯南征事績謂：

「建興三年春三月，丞相武鄉侯率衆南征，……議分兵三路入，遣馬忠爲牂柯太守，攻朱褒；李恢向益州；而躬率步騎由水路入越嶲。……五月，丞相渡瀘水，進益州，師次白崖，聞孟獲爲蠻漢所服，募生致之，遂擒獲，使縱觀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陣，若止如此，即易勝耳！丞相笑而縱之，使更戰，獲引所部至銀坑，坑名獠狗洞，在鄧川東，下有龍潭，石壁數千仞，非人力可到；丞相進師攻破，再擒之，復縱使去。其洞蠻感不殺之恩，於潭壁上爲龍形及日月星辰人馬揮霍之象以記德。獲縱後退保佛光寨，據險堅壁，漢兵不得入，乃潛師由漾濞川而北，遇毒泉，得藥苗解之，進至寨後，獲驚以爲神，遂又擒獲。丞相因駐師點蒼山之麓，登覽形勝，縱獲北徙浪渠。浪渠即今瀾滄衛，有山虎形，常出爲祟，丞相祭禱，令衆斫其山爲三，已而進兵，遇獲，一鼓擒之；未至，遣人傳語曰：吾無面目見爾！仍縱令去，於渠內祭斬虎之鋒，曰祭鋒台；又就東山澗上石壁爲磨崖碑，以示後人。獲因南走慶甸，甸本名百濮，獲之宗部在焉；丞相追之，道險遠，無詢，幾困；幸髹州彝蠻從睢北運糞救至，慶甸人謀曰：諸葛丞相仁德遠被，累擒

獲不殺，獲尙欲叛亂，逆天不祥，於是開壁納我軍，獲又就擒。丞相曰：此親戚畔之也，復縱去。獲欲入哀牢，糾合諸蠻，而慶旬既下，永昌道通，大軍俱渡江，與呂凱等會，樹旗台，按八門，休兵養士，命人教打牛以代刀耕，彝衆咸悅。孟獲計窮，復入驪國，驅象獸以戰，漢兵預備獅虎狀蒙之，用火攻，象皆反奔。丞相駐兵怒江之澚，六擒孟獲，獲至是縱無所投，携重賂入緬彝木鹿等國，借安都魯兵，皆藤帽藤甲，不畏刀劍，漢兵與戰，稍却，見衆彝渡水，以甲爲筏，丞相曰：吾得破敵之術矣！利於水者，必不利於火，乃誘入山谷中，舉火焚之，蠻無噍類焉，擒獲至，猶遣去，獲止叩首曰：丞相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乃於普坎立南征碑紀績，班師抵永昌，斷九龍山脈以洩王氣，回駐白崖，立鐵柱鎮諸蠻，與誓曰：碑若仆，蠻爲漢奴。又遣別將畧興古、朱提等地，南中悉平。於是改益州爲建寧郡，分建寧永昌置雲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置興古郡，并越雋朱提，共爲七部，皆卽其渠帥而用之。」

若認漢考所載俱屬事實，則一切皆可無問題，——永昌等地的諸葛遺跡是真實的，西部夷民之崇奉孔明是由孔明親到其地施以感化的結果。然而，事實并不這樣簡單，反過來，我們正認爲永昌等地的諸葛征南遺跡，全部是後人的假托，西部夷民之崇奉孔明并非由於武侯曾親到其地而是別有原因所在；同時，我們也便認爲漢考所載諸葛南征路線，是一種根據錯誤的設想。

諸葛南征路線及其所到地帶，後人有不少探究者，但都無一個確切的結論，原因便由於可取以爲據的直接史料，確實太貧乏了。三國志中關於諸葛南征事績，在後主劉禪傳中作如下記載：

「（建興）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爲建寧郡，分建寧永昌郡爲雲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爲興古郡。十二月，亮還成都。」

在同書諸葛亮傳裏，記南征事也僅得二十字：

「（建興）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金資所出，國以富饒。」

裴松之註引漢晉春秋曰：

「亮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為夷漢并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只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竟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

晉常璩華陽國志，所記則較此畧詳：

「建興三年春，亮南征，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嶲，別遣馬忠伐牂柯，李恢向益州，以健為太守廣漢王士為益州太守；高定元自髦牛，定笮，卑水，多為壘守，亮欲俟定元軍衆集合并討之，軍卑水，定元部曲殺雍闓及士庶等，孟獲代闓為主，亮既斬定元，而馬忠破牂柯，李恢敗於南中。夏五月，亮渡瀘，進征益州，生虜孟獲，置軍中問曰：我軍如何？獲對曰：恨不知公，易勝耳！亮以方務在北，而南中好叛亂，宜窮其詐，乃赦獲使還，合軍更戰，凡七虜七赦，獲等心服，夷漢亦思反善，亮復問獲，獲對曰：公天威也，邊民長不為惡矣！秋，遂平四郡。」

歸納三國志，漢晉春秋，華陽國志的記載，則武侯之南征事實是：

1. 建興三年春三月南征，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嶲。
2. 別遣馬忠自牂柯入。
3. 五月渡瀘，進征益州。
4. 秋至滇池，南中平。
5. 十二月，亮還成都。

越嶲，漢治邛都，即今四川越嶲縣至西昌縣一帶，武侯自安上入越嶲，必是順岷江而至邛都，再南至西昌。牂柯在漢時共屬十七縣，計且蘭，營，鎮封，漏臥，平夷，同拉，談指，宛溫，毋歛，夜郎，毋單，漏江，西隨，談稿，進乘，句町，都夢等；所佔地區為今四川之東南角，湖南之西部邊區，廣西之西北部，雲南之東南部，及貴州全省；馬忠之出牂柯，必自四川東南，經貴州而折入雲南

之東部。瀘水，或謂即怒江，今保山至騰越渡怒江所過之惠人橋，滇人謂即武侯所渡之瀘水，這也是一種附會，按渡瀘水實即渡金沙江，蠻書山川江源第二載：

「又有水源出台登山，南流過嶺州，西南至會州諾賧與東瀘，古諾水也，源出蕃中節度，北謂之諾矣江，南郎部落，又東折流至尋傳部落，與磨些江合；源出土蕃中節度，西共籠川麓牛石下，故謂之麓牛河；環繞弄視川，南流過鐵橋，上下磨些部落，即謂之磨些江，至尋傳與東瀘水合；東北過會同川，總名瀘水。蜀忠武侯諸葛亮伐南蠻，五月渡瀘水處，在弄棟城北，今謂之南瀘，兩岸葭大如臂脛，川中氣候常熱，雖至冬行過者皆袒衣流汗。」

又太平寰宇記劍南西道載：

「會川縣本漢邛都縣地，唐上元二年，移邛都縣於會川縣城內安置，以獠寇道路川原并會於此川，故名縣。瀘水，按十道記云：水出蕃中，入黔府，歷郡界，出振州，至此有瀘津關，關上有石岸，高三千丈，四時多瘴氣，三四月間發，人銜之死，非此時中，則人多悶吐，惟五月上伏即無，故諸葛武侯征越嶲，上疏云：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弄棟即雲南之姚州，會川即今四川會理，據此記載，則武侯所渡之瀘水，實即養州以北會理以南之金沙江流域。

渡瀘以後進征路線，若依滇考所載，是西經白崖（祥雲鳳儀間），至點蒼山（大理），沿漾濞江至博南（永平縣）渡滄江至永昌，直到怒江兩岸。但這一進征線却有幾個疑點：

1. 三國志，漢晉春秋，華陽國志均未有此項記載。
2. 漢晉春秋記武侯平孟獲後，「遂至滇池」，滇池即今之滇池，則武侯最後所至地為今昆明一帶，此與滇考所記路線全不相同。
3. 馬忠別出祥綢，與武侯軍在益州相會，倘武侯西上，此軍不易會合。

在距武侯南征時期甚近的六朝時代的作者，對南征事記之甚畧，而遠在千餘年後的滇考作者，却又有如是詳細的記載，不能令人無疑。滇考所記，並未說明

其取材之所本，惟考元張道宗著古滇說，對武侯南征事却有如下記載：

「三國蜀漢丞相諸葛亮征越嶲，乃建興三年春，至南中，所在戰捷，由是斬雍閩。……亮經會川，歷三絳（武定也），弄棟（姚安），西抵永昌；斷九龍山脈以洩王氣，遂將孟獲生擒於營！使觀營壘，七縱七擒，以知亮有天威也。回兵白崖，立鐵柱以絕南征，改益州曰建寧，以仁果十七世孫張龍德那領之，別遣將畧興古（曲靖），牂牁（順元），朱提（烏蒙）等郡。」

或者滇考所記，便是本此而擴大之。古滇說一書，記雲南史事，多有雜採地方傳統與故事而為前史所未經有者，諸如張仁果，白飯王，南詔先世等記載；關於武侯抵永昌，斷九龍山脈諸事，也恐係採自地方傳說或竟憶造，我們若把三國志，漢晉春秋，華陽國志，古滇說，滇考五書所記載孔明南征事績，依年代先後排比以觀，正可看出故事演進的情勢，是時代愈先的，故事的内容愈簡單，時代愈後的，内容反愈詳細。這正適當了一個不正確的傳說演進的原則。根據此，所以我們疑心古滇說與滇考所載的武侯事績不一定可靠，為求史料採取之比較直接，則有如信滇考武侯曾到永昌之說，不如信漢晉春秋武侯「遂至滇池」的記載為確當。

再根據三國志李恢傳所記：

「先主薨，高定恣睢於越嶲，雍閩跋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嶲，而恢案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按即舊昆明，在今四川鹽源附近。）時恢衆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給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怠緩，於是恢出擊，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

又水經註載：

「葉榆水自邪龍縣東南，逕秦城縣，南與濮水同注滇池，澤於連然，雙柏縣也。葉榆水自澤，又東北逕滇池縣南，又東逕同茲縣南，又東逕漏江縣

伏流山下，復出峽口，謂之漏江。……諸葛亮之平南中也，戰於是水之南。」

又同書載：

「盤水出律高縣東南監疇山，東逕梁水郡北賁古縣南，……朱褒之反，李恢追至盤江者也。……盤水北入葉榆水，諸葛入南，戰於盤東是也。」

按盤水即今盤江，分南北兩支，南盤江源出雲南霑益縣，紆迴東流，介於黔桂境上，至凌雲縣西北，與北盤江合；北盤江源出霑益縣花山之東北，經貴州西南，至冊亨縣東，會於南盤江。漏江即雲南境內之樂蒙河，源出石屏之玉龍湖，下流入瀘江，至臨安府東十五里石崖山下，合五水伏流洞中，東至阿迷州。所謂戰於盤水之東，漏江之南者，那當是在今之滇黔交界一帶，及南部之羅遠，蒙自，箇舊等地。

根據上面所引時代較前的各史料，可以姑且下這麼一個結論：諸葛武侯或其南征部隊所可能達到的雲南境內的地帶，應當是：

1. 滇池附近。
2. 滇池北面金沙江南岸之武定，元謀，大姚等地。
3. 滇池東部之平彝，曲靖，陸良等地。
4. 滇池南部之臨安府一帶地。

四、諸葛聲威遠被於西部諸族間之原因的推測

諸葛南征，既未到雲南西部一帶地，但今日之大理永昌以至滇緬邊區一帶，却一致的有武侯曾經親臨其地的傳說，處處存有着武侯南征的遺跡，邊地人民，且對武侯有着特殊的敬奉崇拜；這又將如何來解答呢？

我們先來推究第一個問題，——何以有武侯曾到永昌一帶的傳記？我想這一個傳說的起源，和當時守永昌拒雍闓的呂凱很有關係。三國志呂凱傳：

「呂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也。」

裴松之註：

「孫盛蜀世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漢武帝時，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曰不韋縣。」

今保山縣屬之金鷄村，即漢不韋縣故址，呂凱一家，可以說是最早移殖於雲南西部邊區的中原漢民族。當雍閭反叛時，凱為永昌郡功曹，與府丞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閭，本傳稱其感恩內著，為郡中所信，故能全其節，於是：

「亮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閭高定，逼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厚乃爾！以凱為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見三國志本傳。

今日保山金鷄村中，有呂公祠，呂凱故宅，宅前有插戟石，後有點將台，並有呂氏祖墓，鄉人對呂季平，崇敬極深，若問今日保山上庶何以證武侯必至永昌，彼等所答之唯一理由，便是呂季平為金鷄村人，武侯若不至永昌境，何以識呂凱？這或者便是滇中人士一致相傳武侯遍歷西部各地的原動力。

我在雲南西部各縣境中考察時，曾計劃向父老口中及地方傳說裏，遍訪武侯故事，擬根據此種地方傳說來推証武侯南征路線，結果，在大理，永昌，騰越，龍陵諸地，不論士大夫或鄉老農婦口中所說的武侯故事，都全部是從三國志演義一書中轉述出來，再由各地方所流傳的武侯遺跡上來看，所謂盤蛇谷，孟節寺，啞泉，藤甲兵，盡皆演義上的事績，這可以顯然地看出，永昌一帶之有若干武侯南征故跡，與三國演義一書的淵源却很深。三國演義，傳為明人羅貫中所作，惟演義中之故事，則恐很早以前即已片斷地流傳於民間。魯迅中國小說史畧載：

「說三國志者，在宋已甚盛，蓋當時多英雄，武勇智術，懷偉動人，而事狀無楚漢之簡，又無春秋列國之繁，故尤宜於講說。東坡（志林六）謂：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蹙眉，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

演義之作，當是雜採正史及揉和民間傳說故事而寫成，其書一出，風行各地，甚致一般人多視其所載者為真實史事。竹葉亭雜記載：

「嘗聞有談三國志典故者，其事皆出於演義，不覺失笑，乃竟有引其事入奏者。輟耕錄載院本名目，有赤壁慶兵罵呂布之目，雍正間，札少宗伯因保舉人才，引孔明不識馬謖事，憲皇帝怒其不當以小說入奏，責四十，仍枷示焉。」

我甚至疑心到漢考所記武侯南征，七擒孟獲，火燒藤甲諸事，都多少受到演義的影響。永昌諸地，既先有孔明曾親至其地的傳說，而三國演義一書，又如是風行民間，地方人士，自然容易藉演義所載而附會出諸多史跡來了。——此外更有一個旁証：今雲南祥雲縣境內，有所謂清華洞及清華池，相傳為唐僧取經時被蜘蛛精迷困之地，地方人皆相信唐僧取經曾路經雲南境，如西遊這樣神怪幻想的小說，倘有其遺跡的附會，則被目為可與正史並觀的三國演義，自然更容易被人指造史跡，更何況諸葛武侯事實上真的到過雲南境內了呢。

武侯既未到過永昌，何以西部邊地人民却熱烈地崇奉孔明？這一問題在我也有一個解答：西部各地崇信孔明的夷民，以沿邊的山頭，僂僂等族為最，考山頭僂僂等族，其初却並非居於現時西部邊區地帶，而是從雲南東北部漸漸向西南遷移過去時，而雲南的東北部，則正當時孔明大軍經行之區，也許這種夷族當時曾親受了孔明的感化教誨，對孔明已奉之若神明，後雖離其原有的居住地而遷徙到西方，但其民間之信仰，仍依然不變動的隨之帶到西方去。武侯之征南，對夷民間確曾給建了許多文物制度，華陽國志南中志載：

「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於蜀，為五部，所當無前，號為非軍；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屢鑿孟鼠毛李為部曲，置五部都尉，號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以夷多剛狠，不賓大姓富豪，乃勸令出金帛聘策惡夷為家部曲，得多者奕世襲官，於是夷人貪貨物以漸服蜀於漢，成於漢部曲，亮收其俊傑，建寧爨習，朱提孟炎及獲為官屬，習官至領軍，炎輔漢將軍，獲御史中丞；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國之用。」

又同書：

「夷人……其俗敬巫鬼，好詛盟，投石結草；官常以詛盟要之。諸葛

亮乃爲夷作國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龍生夷；乃牛馬羊；後畫部主吏，乘馬轎蓋，巡行安撫；又畫牽牛負酒齋金寶詣之之象；以賜夷，夷甚重之。許致生口直，又與瑞錦鐵券，今皆存，每刺史校尉至，齋以呈詣，動亦如之。」

對夷民有此制作，無怪夷人奉若神明，目之爲文明制度之創造者。

本文可作如是的結論：今日雲南西部地人民，對諸葛武侯有極深的敬仰，尤其山頭等族，直將武侯奉爲其宗教中最高之神靈，而在大理，永昌，騰越，龍陵諸地，有甚多之武侯南征遺跡，一似武侯南征，確曾親至西部各地者。但考之史實，武侯南征，不可能到永昌等地。其南征所可能到之地，是自四川會理南渡金沙江，再南抵滇池一帶，其與南蠻會戰區域，大體在現時之滇黔交界一帶，曲靖附近，元謀武定大姚一帶，及迤南之臨安府屬各地。武侯未經親至西部面西部各地遠被其聲威者，其原因由於：

一、因里人之崇敬呂凱，由呂凱與武侯的關係乃推演到武侯曾經親到永昌的傳說。

二、因武侯曾到永昌等地的傳說已爲一般所深信，再受到三國演義一書的影響，因而武侯征南遺跡，乃被附會而多量的指造出來。

三、武侯曾在其征服區域中，給建立了多種文物制度，而今日居住西部邊地崇信孔明之山頭等族，是從東北部移來的，也許當日這些夷民的居住區，正是武侯足跡所到地，親受武侯的感化，於是武侯成爲其民族崇拜的偶像，後來其族遷移西方，所崇拜之人物，亦隨之而遷移於西部邊區一帶地。

二十七年九月，初稿寫完於昆明

海南島苗人的來源

王興瑞

一般人都知道海南島有黎，却不知道有苗，或有知之者，則以爲苗及黎族之一支，稱之曰「苗黎」，普通所謂海南「四黎」者，即指黎、歧、侬、苗而言。推其所以陷於這種錯誤者：一則由於史籍上關於海南苗人的記載特別少，無從引起人們的注意；一則由於世人對於苗人的實際生活情形認識太少，更不把侬來和黎人的生活互相比較觀察，只以其皆屬「野蠻」，故遂混而爲一。我們今日欲廓清這種錯誤，爲西南夷族研究上多解決一個問題，則必自詳細探討苗人的來源和多多認識他們的實際生活始。

關於海南島苗人的來源，地方志上已說得非常明白，道光瓊州府志卷二〇云

儋州又有苗黎，凡十村，約九十餘家，男婦不滿千人，所居近馮虛峒，歸該峒黎總兼管。性最恭順，時出調南市貿易，從無滋事。蓋前明時，剿平羅活峒叛黎，建樂安城，調廣西苗兵防守，號爲弩手，後遷於此，即苗裔也。

民國感恩縣志卷一三亦云：

又有一種苗黎，凡數百家，今加蕃盛散居，縣境有之。性最恭順，從無滋事。蓋前明時，剿平羅活，抱由二峒，建樂安營，調廣西苗兵防守，號爲樂弓手。後營撤廢，子孫散居山谷，仍以苗名，至今猶喜用樂弩，辮髮衣履，與民人同，惟婦女黎裝，皆能升木如猿，不供賦役，不耕平土，僅伐嶺爲園，

以種山稻，（黎人仿之），一年一移，嶺茂復歸，死則火化，或懸樹杪風化。
○善製毒藥着弩末，射物雖不見血亦死，兼有邪術，能以符法制伏人禽，最
為生熟黎所畏服。

兩志雖然誰同樣犯了統籠的弊病（即混黎苗為一，但在那人類學和民族學毫無形影的年代，這是毫不足怪），但對於苗人來源的種種問題，如從何處移殖，以及移殖的時代和經過等等，都披露無遺了。據道光瓊州府志，明代黎患，自孝宗以後始烈，如弘治十四年（一五〇一年）儋州七方峒黎符南蛇之亂，武宗正德（起一五〇六年）以後崖州羅活等峒屢叛，政府對於歷次變亂，也屢調大兵痛剿，苗兵當於此時先後被調而來，是苗人之移殖海南島，至今也不過五百年左右罷了。至其自廣西而來，尚有直接材料可證，作者二十六年春從廣州私立嶺南大學西南社會調查所及國立中山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合組之海南島黎苗考察團深入保亭縣屬苗山考察，曾得一林姓家譜，其中有云：

契寫立抄本地宗枝簿，居住耕種，直在廣西福建省司恩府紅星村林明修林明開林明養三兄弟起屋住在東方，向在西南方，言利。明開兒林得真林得龍林得生林得朝。○○兒林老張，本命庚申年七月廿一日午時建生；林老張兒林盛源，本命庚午年三月十五日辰時建生。

同時又在一位苗頭的家中得一重要文件，和苗人的源流有關，錄之於下：

天皇准奉 治世之時

高祖歷代盤子孫北京君臣類入會稽山七賢洞分玉盤皇子孫前往各州縣地方樂業初平王出帖執付良善山子任往深山之處。烏宿之方自望清山活躬養生並無皇稅官不差兵不擾斬山不稅過渡不錢不許百姓神壇祖廟煙火不得交通不許農民強押天子為婚如有強佔者送官究治帖付指揮山子各有界至不耕百姓田塘自有四山八嶺幽壁之處猿猴為畔百鳥為鄰尋山打獵砍種養生不許百姓生端滋事如有生事者出到州縣朝廷赴官究治給出年皇租帖付與盤皇子孫良善山子每人一道照收不食皇稅鎮守山場烏鎗弓弩射除野豬馬鹿存心良善搬移經過各州縣巡司隘口稅部即便放行高祖勅帖備錄者通知此示

右具如前

朝廷保舉列開尊職 保舉京朝驗書

保舉尚書吏部 保舉尚書兵部

保舉尚書工部 保舉尚書禮部

保舉尚書刑部 保舉尚書科部

保明盤皇子孫奉為平皇勅帖任往廣東廣西福建潮州湖廣湖北各省水路遊行砍
種高山安居樂業養生須至帖者萬代為憑永遠執照

初平皇五年五月十六日執帖存照

這張「執照」不知何時怎樣得來，他們至今尚視為至寶而珍藏之。由末段數語，我們知道海南苗人不單和廣西苗（？）有直接關係，即和華南各地苗族（？）也是同一源流的。

由上所論，海南苗人係明代自廣西遷來，當已不成問題。可是，海南苗人是否就是廣西的苗人呢？我覺得頗有疑問。因為我們從語言上考察，海南苗人的語言，和廣西苗人的語言相差頗遠，反之，和侬人的則甚相近，尤其是和凌雲藍靛人的幾乎完全一致，茲表列於下，以資參證。（附註：下表中海南苗人的語言係作者親自採訪而得，廣西幾種侬人的語言則根據顏復禮商承祚合編廣西凌雲侬人調查報告，廣西苗人的語言則根據劉錫蕃嶺表紀蠻，但劉氏係以國音字母拼音註出，茲為統一以便比較起見，特改用英文拼音，附帶聲明。）

	廣西苗	海南苗	廣西藍靛侬	廣西紅頭侬	廣西盤古侬	廣西長髮侬
一	Chn	a	a	i	nom	i
二	hwo	i	i	au	i-(nom)	ao
三	bei	bo	bo	te	buo	bu
四	Saw	ba	bie	dja	bie	bjua
五	Jei	ba	bia	biu	bia	bia
六	du	kur	djio	dsu (朱)	djio	du

七	Shen	nje	nje	thang	Sje	Sang
八	i	z	jet	yu	Chet	jö
九	jon	do	ndu	dsu (濁)	duo	dsu (濁)
十	Shn	sip	shap	dsu (住)	dsiep	dsu (住)
鼻		bu'jong	bu-djong	bi-pa- biau	bu-kot	
目		nguie		djan-pa- many	met-ds ing	ge-mang
耳		blom	mo-nom		mo-nom	ge-mia
口		jet	djet		dsni	
手		bu	bu	go-po-he	bu ^o -du	ba
足		tou	thon	go-dau	dsan d e	do
子	da	Sa		dung	don	dung-djing
女	dar-pie	Sa-Sar			thie'	
犬		Clo		dn-dje'	dju ^o	dsia
羊	li	jon	yong	\du-yang	yung	du-ong
豬	mei	dung	dung		bung	
房屋		ber	biau	lu-bi	piau	bia
條凳		dung	dang		dang	do ^{ng} yo
黃		Vung	Wang	fan	wiang	guan
日		gong-n oy	mo-neu			
牛	lo	Ngong	ngong	dn-uo'	ngong	wan
月		ngar	la		tba	hlo
吃		en	ning	nong	ajien	nang
喝		hop	hop	hu	hop	hn
睡		fei	fei	foi	bu ⁱ	ba ⁱ

假如除了體質之外（關於廣西苗族的體質，似乎只有楊成志和費孝通兩先生做過科學的測量，但均未見整理發表，海南苗人的體質，楊成志先生也做過測量，也尚未整理發表），語言是人種分類上比較可靠的標準，那麼，根據上表，我們與其說海南苗人是廣西的苗，無寧說是廣西的苗，或者可以更確定的說，就是廣西的藍靛苗。按廣西藍靛苗之所以得名，據說乃由於藍靛為該地的主要產物之故。藍靛係蓼科植物（*Polygonum Tinctorium*），苗人摘取之以為染料，廣西凌雲苗人調查報告（頁一三——一四）記之甚詳，作者此次考察，在保亭縣昂吉苗村曾親眼看見苗婦取一種植物來做染料，這種植物是否就是藍靛，可惜當時沒有注意到，不過海南苗婦精於染術，都是萬確的事實，這也未嘗不是一個旁證；另外，廣西苗人的文字，誠如聞在宥先生所云，多為「拙劣之會意」，如父母之作𡗗𡗗，（聞作論PollardScript 西南邊疆創刊號）予所見海南苗人文字，亦多在此，而父母兩字也正作𡗗𡗗，就此一端，也可為海南苗即廣西苗之證。

假如上面的推測是合事實的話，那麼，海南苗人自廣西何地移殖而來，也可得而推知了。按藍靛苗在廣西地理分佈的過去和現狀如何，現在我們尚不甚了了，不過根據廣西凌雲苗人調查報告，凌雲縣今日有藍靛苗則是事實，如果能讓我們暫時推斷凌雲在明以前已有藍靛苗盤踞，那麼我們從而斷定：海南一部分苗人係自廣西凌雲移殖而來，該不會離開事實太遠罷？（按凌雲在廣西北部，和貴州南部及雲南東北部接壤，明代屬泗城土州，其他當時全部為蠻族所盤踞）其次，由上引海南苗人林姓家譜所云「直在廣西福建省司恩府紅里村林明修林明開林明養三兄弟起屋住在東方，向在西南方，吉利」等語，也有一點線索可尋。按清代廣西有思恩府，明代也叫思恩府，宋元兩代為思恩州，民國屬南寧道，其地居廣西之北部，和貴州南部接壤，古來為蠻荒之地，至明孝宗弘治（一四八八——一五〇五年）末始改流，林姓家譜中的司恩府，必為思恩府之字訛無疑，是海南島苗人另一部分係從廣西思恩府移來，當可不成問題，雖然我們在未有史志上的材料和實地的調查報告以前，未能斷定明清以來以至今日思恩府有沒有藍靛苗的存在。關於海南苗自廣西何地移殖而來這一問題，現在我們所能解答的，只有這一

點了。

至此，我們免不了要發生疑問：海南島的苗既然原來是廣西的，爲什麼遷到海南後地方志上和口頭上都稱爲「苗」呢？甚至他們也自稱爲「苗」呢？作者目前尚尋不出一個滿意的解答，也許廣西的苗原本是一族而異其名？或者今日廣西之苗，卽爲昔日之苗？這已涉及西南民族的整個問題上去，甚至成爲中國民族史上一個重要問題。

伸論到此，海南島苗人來源問題似已完全解決，無可再論。然而不然，尚有一個枝節問題需要附帶討論的，就是：今日海南的苗人是否全部都是廣西的苗人？抑還有其他份子羈雜其中？關於這，請大家先讀下面兩段文字：

明王佐平黎記：『……是日分布將軍，以進取黎，以新場海田頭寨，賊之北門，中堅所在，參將馬澄將中軍，以兩廣漢達軍狼土兵一萬攻中堅。』（文載光緒昌化縣志卷九藝文，按本文所記，係孝宗弘治十四年（一五〇一年）平儋州七方峒黎符南蛇亂事）

明鄭廷鵠平黎疏：『……前日倡亂，不過止強石松諸賊，其勢尚孤，今連昌化感恩之寇，其黨日熾，若進兵，非設狼目，募打手，加集數萬人不可。』（文載石湖遺集，鄭氏爲世宗嘉靖（一五二二—一六六六）時人。）

這裏所說的「狼目」「狼土兵」等，作者起初以爲就是瓊州府志等書中的廣西苗兵（卽苗兵），但最近偶翻皇清職貢圖，於卷四有云：

靈山縣撞人，本廣西狼兵，明天順時奉調征剿，遂就此生聚，散處縣屬之十萬山中，性質粗悍，又謂之山人。……善藥弩，以捕獵爲生。

靈山縣的撞人本是廣西的狼兵，並不能因此便斷定調來海南的「狼目」「狼土兵」便一定是廣西的撞人；然而從撞人和「狼兵」的關係上來推測「狼目」「狼土目」就是撞人，並沒有違反邏輯，此其一；其次，撞人也「善藥弩」當時也常從廣西調到別處去服役「征剿」，則調到海南平定黎亂，事實上也很有其可能，此其二；假使這種推測是合乎事實的話，那麼，現在苗人中必然有撞人羈雜在內了。上面所列苗人的語言是作者在保亭縣境（前屬陵水縣）內記錄的，但據陳

銘樞等海南島志，崖縣（今屬樂東縣）臨高縣（今屬白沙縣）等處苗人的語言與保亭的又有異，茲併列於下，以資比較：

	保亭苗語	崖縣苗語	臨高縣苗語
一	a	ji	a
二	i	in	i
三	bo	dam	to
四	ba	Se	ti
五	ba	ngn	ta
六	kur	luk	cho
耳	blom		naun
目	ngwie		ngan
口	jet		yup
鼻	bu-jong		cham

三地苗人語言差異程度之大，顯而易見。崖縣臨高兩地苗人語言之不同於保亭苗的，從語言一端，即證明該兩地苗之必非廣西藍靛傣，但他們是否就是廣西的撞人呢？尚沒有材料給我們可做個肯定的答案，姑存疑於此，質之高明。

自騰衝去緬甸

李生莊

一、一個寶貴的回憶

還在很小很小的孩提時候，每天從早到晚都偎依在祖父的膝前。祖父生前是一位經商的好手，老人家壯年時曾駐過下關，保山、新街（即八寨）、瓦城（即蠻得勒）、漾貢（即仰光）、那隔現在已經是五十年前的事了，那時滇緬的商業當然還不如現在般的興盛，從騰衝到緬甸中間又須經過野人山之旅途上的冒險，但這些都不足以阻攔祖父在商業上所發生之前進的勇氣；祖父曾出入於蠻烟瘴雨之區，奔僕於野匪猖獗的道上，而經營于語言人種與我完全不同的殊域。聽若干長輩們的談話，似乎從事於這樣冒險的先輩中人不僅祖父一位，這是祖父們那一代很多人共有的冒險精神。從這冒險精神裡使我們知道滇緬貿易在五十年前就發達着的。還不止此，據傳說，好像前清乾嘉時代，緬甸的棉花和附近緬甸各土司地的珠寶玉石等就已經運到騰衝轉運到各地去了。

記得有過這樣的一天：祖父坐在他晚年時所常坐的一張篾編的躺椅上，我仍依靠在老人的膝前，四五歲的孩童對着祖父說東說西，老人家以五十開外的壽歲弄着稚氣活潑的唯一的長孫當然心頭會有着一種不可言說的愉悅。忽的，一隻剛從手爐邊離開的老人的手撫在了我的頭上，耳際內送來一股和愛的聲音：「乖乖！快長大！公願你去新街瓦城，駱大集聚！」（騰衝人呼祖父為公，騰衝小兒呼魚為集聚，緬甸產魚最多，每年輸至騰衝者為數不少。）我抬頭注視着祖父已現

了皺紋的臉，慈祥的，和悅的，連白色的鬚鬚上也堆滿了歡笑的表情。我呆然，好奇般的，覺得祖父的話有着很大的魔力，未來的若干希望似是朦朧也似是燦爛地幻現于小小的腦海裏，所謂新街瓦城必蘊含着我們整個的未來生活之寶藏，於是稚少者的單純思維被引入非非，天真的，活潑的，無垢的，小小的心，不禁神往於長輩們時常掛在嘴上說的新街瓦城了：新街瓦城大致在天上，是天堂：似這樣在想。

那時當然還不曉得新街瓦城是在甚麼地方，至于政治上的統屬權等諸具體問題更非稚小者的觀念所能涉及，但也有可以知道的地方是新街瓦城和我們的未來生活有着極大的關係。事實上也的確的，緬甸乃是一塊太富足的領土，它不僅養活着全騰衝人，即迤西的商務也是靠着緬甸才發達的，而緬甸就是我們以新街瓦城這兩個地名所代表着的那地方。

想起幼小時候的故事，覺得到了現在，有好些地方依然不改當年狀態，但也有好些地方是曾經改變了；以後滇緬關係一天比一天地加深，在目前我們當然不能不對緬甸有相當認識。為從事於緬甸現狀的研究，便引起了若干過去寶貴的回憶；像編傳奇一樣，先來一折開場白，我就將這『回憶』描寫成全文的楔子。『回憶』將我的年齡倒退回去三十年，『回憶』稚化了我成年的意識使我似又偎依在白髮鬢然的老祖父膝前說東說西；遺訓猶存，音容已杳，小子無述，難以爲報，謹撰此文，藉資紀念，即以敬獻於祖父在天之靈。

二、向着緬甸行去

如果我們從騰衝出發，經由南甸、于慶，沿着現行的大路向緬甸前進，八天之內，我們要經過好幾個人種不同，地理不同，語言不同，風習不同的區域，我們每經過一個區域，總會感覺到各個地方所特有的異樣味兒，這是在內地中所不容易找到而也是所不容易感覺得到的。

騰衝，就其四圍的地區說，乃是一塊高層盆地。它，四圍雖爲夷人的環繞，但所謂騰衝純粹是漢人的騰衝；這裏找不出一點和內地不同的色彩。如我們一定要舉以和江南的情形相比擬，那此地所缺乏的怕只是廣大的平

叉的河流與立春的綠柳罷！

離騰衝向南行，大路是沾着大盈江流南下的，不消幾十里，靠西的山麓，寬大的坪子上，就住着不少的擺夷人家，但這裏的一切仍是漢人的，旅行者在騰衝境內萬不會感覺出甚麼異樣的味兒。

越過石頭山（在騰衝城南二十里許），算是離開了騰衝盆地，走入另一個較為開展的山谷地區；這山谷地從北到南共有多少里，要一直等到過了葫蘆口，才算脫離這塊山谷地，渡過濶水溝，始展開出一個盆地式的平原，那是干崖壩。夷方的味兒在這兒可以領嘗：厲害的烟瘴，溽暑的氣候，不同的風習，複雜的人種，野蠻的行爲。

通過干崖壩，過咕哩卡而出境，三天的旅途，都在山谷中打轉，上面雖說不有奪日之高標，下面却是有着激流的迴川的，深谷裏的水聲不住在腳下喧騰，猿猴們有時則在茂密的森林中怒嘯，這兒就是所謂的野人山。四十年前，這裏是野匪出沒，劫掠行商的所在，旅客們都視此為畏途。現在的大路是沿着大盈江（大盈江在此處稱太平江）東岸行的，舊路則在江西岸。

咕哩卡鐵橋溝通了滇緬的交通，從干崖去，未過橋前是雲南境，過了橋後便算緬甸境，橋下躺着一條水量並不很多的河流，那就是紅蚌河，劃分了緬甸和雲南的界限。

滇緬之以紅蚌河為界，是曾有過一段滑稽故事的：這裏原來是野人山，和緬甸本境毫不相涉。當英人武力佔領緬京瓦城後，他的意思只想得到緬甸的整個區域，他不知道滇緬應以何處為交界，他們原不欲對中國開啓太過直接的領土爭奪的釁端，於是，他們去問我們的駐英使節曾紀澤，曾也是茫茫然一無所知的——當時怕連北京政府也是一樣的茫然。曾無詞以對英國，乃勉強地說：「插有中國國旗的地方就是中國地，」野人山原是中國的土司地；英人離開了緬境，向中國本境內走來，在我們的土司地內走了十多天路程，都沒有遇見中國旗。這當中，英人不費些微之力拱手而得將近千里的土地；我則冤冤枉枉，莫明其妙地丟棄了不少的藩屬。他們走到了紅蚌河邊才看見一面當時以剿辦野匪出名的馬武相插在

河邊的保路旗幟。英人將這保路旗當作中國國旗，便不再行前進，以為過了紅蚌河即是中國境，紅蚌河就在如是之滑稽經過裏成為滇緬的界限。

野人山中的三天旅程不能說是毫無意味：自從滇緬貿易漸趨繁榮以後，此地已成為熱鬧的國際通商大道，昔日是萑苻滿地，今日則駟馬相接，滇緬每年數千萬元的經濟往還都從這兒道上通過。晚間，旅客落店，馬嘶人語，誰也不會說這是野人山中；眼睛見的誰是漢人，交換意見時使用的也是漢話，這簡直是內地的漢人住區，絲毫沒有異國風味。只夜深人靜，銀光瀉地時，或從遠山上傳來『嗚嗚』幾聲，類似愛爾蘭的號角，則每每將旅客出思，引入悠悠境界，才會使人愈到野人山中的特殊味兒。

到了小田壩，山路走完了，眼前展開着一個新境界，這兒便有着和內地完全不同的東西：氣候加熱了，椰子樹和櫻欄樹一株株挺然矗立在平原的遠方和近郊，咖啡牛乳的異香從茶店裏送來，大大小小的浮屠蹲在遠山脚，田野中或村落裏，長裙短裙脚上扳着一雙拖鞋的緬甸婦女篩動其左右臀部在人前搖來擺去，這味兒轉變了我們的感覺：這兒真的不是中國了；雖然鎮集裏依然是有看不少的漢人。

從小田壩到八募（Bhamo即新街）不過是十五英里，坐汽車不用一個鐘頭即可到達。道路修得很好，沿途兩旁整齊地排列着常青木。英國人整理其殖民地所用的建設工作是較之我們自己整理我們的內地還要認真的，這單從道路一項上就可以看得出來。我們還不必說小田壩的汽車路，就是咕哩卡外的三程馬行道，也是修得非常的整齊。

八募位置于伊洛瓦底江江濱扼上緬水運交通的咽喉，為滇緬陸地交通的孔道。緬方的八募，密支那，我方的騰衝，儼然是滇緬毗鄰犄角三重鎮，從國防，交通、商務各方面說都是重要的。

（未完）

書報介紹

袁 著

(一)四川地理 胡煥庸編著 正中書局出版。二十七年十二月初版。
。全書共一三六頁。實售國幣一元。

該書作者係中央大學地理系主任胡煥庸教授編著，胡氏係中國當代地理學專家，造詣精深，著作宏富，頗為士林宗尚，近年來復致力於各省圖誌之編纂，自民國二十五年江蘇圖誌（該書中央大學地理系發行）問世後，遐邇爭購，交相讚譽，咸推為近代地理界最科學性之傑作；最近復完成四川地理一冊，內容豐博，取材新穎，深入淺出，見微知著，雖其形式與江蘇圖誌稍異其趣，江蘇圖誌，圖重於文，該書則文重於圖，然其精神則一線相承也。

全書共分三十二節，地形地質及氣候二節，立全省之綱，其次分述各種富源共二十節，含量最多，為全書中心思想所繫，舉凡川省各項之重要資源，分門別類，敘論甚詳，如穀物與農作，柑橘，蔗糖，茶，菸葉，棉業，蠶絲，麻與夏布，桐油，藥材，榨菜，木耳，白蠟與黃蠟，豬鬃，牛羊畜產，紙，火柴，煤鐵，鹽產等，於此亦可見川省天賦之優厚，其次有關人文經濟者，提綱挈領，另列十節，如鹽之運銷，成都平原之水利，人口與密度，河流與航運，公路，貿易，西北邊區，西南邊區，都邑（上）都邑（下）等，惟西南邊區舊寧雅二屬十四縣及金湯寧東二設治局，已由政府明令劃歸西康省府管轄，且西康省府已於二十八年元旦正式成立，故再版時當予以修正。

全書最大特色，分析言之，約有二端：

(一)圖文並重。地圖為研究地理必備之工具，使千頭萬緒錯綜複雜之地理現象，用最簡單而最顯明之方法，繪製成圖，所據材料，均為最新之實測或統計，附圖共得二十四幅尤以富源各附圖最多，或圓周形，或立體形，或塊狀，或線狀，或符號，各依其性質之不同而定，文字則明白流暢，依圖為說，統計數字，分列各節，參考資料，則附於每節末端，此實為最科學化而具有最正確性之方法，閱者應圖文並重，不僅可以一目瞭然，且易於記憶而得一概念焉。

(二)簡潔扼要。全書雖僅十萬言左右，然提要鉤玄，存精去粕，用地理學之眼光，網羅大局而歸納言之，如第一節述地形地質，敘述盆地之結構及其成因，地形之分佈，地質之大概，河流之動向，簡潔扼要，條分縷析，雖尚不足五頁，然其精華，已盡書其中，第二節論氣候，則用比較法解釋之，其於富源各節之敘述，則注意於產銷運及在貿易上之地位，與前途之瞻望等等，在人文方面，則擇其重要者詳論其特性，如成都平原之水利，自秦蜀守李冰創建以迄於今，利賴罔替，至今各國工程家之前往參觀者，莫不稱道弗衰，作者詳述其溝洫河渠，以明其概要，川鹽之運銷，值茲抗戰期間，攸關後方民食，頗堪重視，四川人口之多，居於全國首位，其分佈情形與自然環境之關係，頗多說明，其他如貿易交通等，均有獨到之見，前後比較，以明其盛衰消長之理，廣搜博引，閱者不但可以明其綱要，且可於此求得治學之方法也。

此就舉其犖犖大者而言，誠能將全國各省均作如是之研究，則可完成全國最完備最科學之地誌與圖集，而為研究中國地理最重要之根據，各國多由政府主持，編成極精詳之圖集成地誌，如芬蘭圖集，法國圖集捷克圖集以及美國史地圖誌等，均可作為各該國之指標，吾國設亦努力以赴，則全國圖誌完成之期，當不在遠。四川已成為民族復興之根據地，而國人之對於四川者，尚多矇昧不知，亟應加以注意，目前論四川之文字，散見於各報章雜誌者，已漸增多，然純粹地理性而作綜合分析之研究者，則當以四川地理是尚，允宜人手一編也。

(二)西康紀要 楊仲華編著，分上下二冊。商務印書館出版。民國二十六

年一月初版。計五七四頁。實價國幣一元七角。

該書作者楊仲華氏，係康人，曾畢業中央政校，並服務西康有年，根據實地考查經驗所得，博覽羣書，撰成斯編，據作者自序云：稿經三易，名歷三改；而先後亦將及六載，慮周藻密，審慎將事，實為年來研究邊疆問題中難得之佳構。值茲康省建省伊始，諸端待舉，國人亦頗重視西康前途之發展，此書實可為研究西康對於西康全貌認識之必備要籍也。惟其敘述之範圍，僅及於西康原有之三十二縣，川省新近劃康之西南十四縣，及二設治局不與焉。

全書共分十章：（一）西康歷史。探源溯流，自遠古以迄現代，擇要敷陳，各時代並舉其特徵以為代表，對於元明羈縻，清代經營，民國康局蛻變，西康外交更畧，闡述尤詳，康藏構釁，邊疆隱憂，研求其因果得失，予以客觀之批判，前車之鑒，後車之師，殊足為今日當政者之參考。（二）西康地理。詳述山川大勢，特注意於交通概況，康省僻處西陲，為橫斷山脈所經，道途阻梗，行旅維艱，欲求建設，必先開發交通，欲建設交通，必先注意現有之交通線，作為計劃上之借鏡。（三）西康經濟。詳述稅收情形，財政概算，有完備之統計，搜羅極廣。其他對於農牧情形，各有詳細之調查。（四）民族社會。注意於民族特性，及其優劣點之比較，及人口統計等。（五）西康政治。敘述康省改土歸流前後之大概，及前彥對西康建省之建議與民國後康政廢弛等。其間盛衰消長，滄桑時變，而人存政舉，人亡政息之理，即於西康之政治中求之。（六）西康教育。僅限於康東各縣之情形，擇要概述，廣西情形特殊，根本無教育可言。（七）西康宗教。此誠為康省中最重要之一項，康人篤信喇嘛教，世代相沿，歷久不替，一切風俗，習慣活動，莫不與宗教有關，過去漢官治理，每多忽視，致貽無窮糾紛，今後治西康者，務須切實注意，以慰邊民。至於基督教之勢力，亦甚普遍，外籍傳教士，不避艱辛，深入內地，雖窮鄉僻壤，亦多設立教堂，其於邊地之調查，無微不至，每有告警，若輩無異為侵略先鋒，其勢實不可侮，其情實大可驚也。（八）風俗習慣。歷述康民之奇風異跡，所謂入境問俗，凡前往康地者，不可不預知也。（九）西康人民生活狀況。頗饒興趣。因地形間隔與外界少往來，且民

智低陋，故多自成一格。(十)西康物產。就西康蘊藏之動植等富源根據已有紀錄，詳加編列，對於特有之物產，尤多說明，以備建設西康時之依據。

綜上十章，將西康全貌，盡情發揮，披閱一過，即可對於西康得一具體正確之概念，且附列表格極多，材料來源，均有說明，文筆流暢，結構緊密，非若一般空談者殘章斷簡，漫無依據者，所可比擬也。今西康已成為四川之叢輔，後方之重鎮，國防之前衛，南鄰印緬，邊務紛歧，西接藏衛，尙待經營，國人對康省之情形，至為隔膜，願得此書而讀之，或亦可為重視西康之一助乎。

西南邊疆

第六期

民國二十八年五月出版

編輯兼發行：

昆明西南邊疆月刊社

通訊處：

昆明昆華民教館轉交

代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店

代印處：

開智印刷公司

本刊已領得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

警字第六七九八號

本期經雲南省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

發給審查証審字第四十三號

稿約

- (一) 賜稿請用毛筆或鋼筆繕寫清楚，並加句讀。鉛筆稿及兩面寫者不收。
- (二) 本刊編輯有刪改來稿之權。
- (三) 稿中附圖者：圖表務用白紙黑墨。照片面積不得小於 2X2 吋，並須清晰。
- (四) 賜稿未附郵票者，無論登否，概不退還。
- (五) 本刊享有所登各稿之版權。在三年以內，不得登載他處。但經本刊特許者不在此例。
- (六) 賜稿每千字酌酬國幣二元至五元，或改贈本刊。
- (七) 如著者願再抽印本，本社可印贈五十份，但不再酬送稿費。
- (八) 賜稿請掛號寄交：
昆明昆華民教館轉
西南邊疆月刊社編輯部收

徵稿範圍

本刊徵求關於西南邊疆之文字與圖畫，內容包括下列各項之調查與研究：

- (甲) 1. 生活現象與社會組織
2. 宗教與迷信
3. 語言與文字
4. 教育
5. 民間傳說
- (乙) 1. 地理與風景
2. 交通
3. 物產
4. 探險
5. 民族與畜牧
6. 農地與墾殖
7. 手工業
8. 對內對外貿易
- (丙) 1. 民族發展狀況與統問題
2. 邊民之訓練
3. 邊境交涉與對外關係
- (丁) 1. 邊疆游記
2. 邊疆通訊
3. 關於邊地圖書之介紹與批評
- (戊) 其他

廣告刊例

每	期
底封外頁	四十元
封面裏頁	三十元
普通全頁	廿五元
普通半頁	十五元

(連登三期以上，七折計算)

本刊價目

每月一期	國幣二角
(國內一律，國外加倍)	
全年十二期	國幣二元
(國外加倍，寄費在內)	
(郵票通用，惟以五分者為限)	

[REDACTED]

[REDACTED]